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學歷史

(一)

周予同註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歷 學 經

(一)

釋註同予周

書叢學國生學

序言

——一、經學之三大派——二、經學史之重要與其分類——三、皮錫瑞傳略——

四、皮著經學歷史批判

一

皮錫瑞經學歷史是經學入門書籍，可以說是「經學之導言」，本篇之責，在介紹經學歷史於讀者諸君之前，則不過「經學導言之導言」而已。然而因爲是經學導言之導言，所以不能不對於經學先作鳥瞰的說明，以冀顯出經學史的重要與本書的價值。

中國經學，假使我們慎重點說，追溯到西漢初年爲止，也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這二千多年中，經部書籍，因爲傳統的因襲的思想關係，只就量說，

也可以配得稱「汗牛充棟。」不說別的，我們只要一看納蘭性德彙刊的通志堂經解，阮元王先謙彙刊的正續清經解，也幾乎使你目爲之眩；至若列舉朱彝尊經義考的書目，那真所謂「更僕難數」了。但是，假使我們能應用大刀闊斧的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則這許多繁重的著作，也不過可以歸納爲三大派，所謂「經學之三大派。」這三大派都顯然地自有其立足點與特色；就我的私意，可稱爲（一）「西漢今文學」，（二）「東漢古文學」，（三）「宋學。」

西漢今文學發生於西漢，就是所謂「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在西漢時候，因帝王之利用的提倡，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後來因古文學的暴興，與鄭玄王肅的混亂家法，遂漸漸的衰落。延至曹魏西晉，因政亂及胡禍的過烈，連僅存的章句傳說也多隨兵燹而俱滅。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因社會政治學術各方面趨勢的滙合，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而復活，居然在學術界有當者披靡之象。當時所稱爲「常州學派」、「公羊學派」，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現

在滿清覆亡已十六載，而這今文派的餘波迴響仍然在學術界裏存在着，並且似乎向新的途徑發展去。

東漢古文學，稍爲慎密地說，可以說是發生於西漢末年。到了東漢，因爲今文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學而代之之勢。鄭玄王肅雖說混淆家法，但究竟左袒古文學，所以魏晉時代，今文學亡滅，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後來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派，雖虛實繁簡，不必盡同，而其立場於古文學則無殊異。一直到了北宋慶曆以後，經學上的懷疑學派——宋學——崛起，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暫時衰歇。但元明之末，因爲姚江學派之流於虛妄，及滿清思想壓迫政策之實現，於是顧炎武扛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遂爲這一派所獨佔；所謂以惠棟爲領袖之「吳派」與以戴震爲領袖之「皖派」都和東漢古文學有血統的關係。

宋學之懷疑的精神，唐時經師如啖助、趙匡、陸淳輩已開其端；但這種風氣的盛行，則不能不說在北宋慶曆之後。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雖可分爲以程頤、朱熹爲領袖之「歸納派」，以陸九淵、楊簡爲領袖之「演繹派」，及以葉適、陳傅良爲領袖之「批評派」三派；但他們立足於哲學的見解，以理欲心性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則初無二致。元明以來，歸納派的朱學，因朝廷的提倡，僥倖地取得正統的地位；而演繹派得王守仁（陽明）生力軍似的加入，也頗能得具有天才的學者的信仰。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言理學，結果所謂「尊德性」者固然是流於禪釋，即所謂「道問學」者亦空疏無一物。於是元明二代成爲經學史上之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乘之而復興。

上文「經學之三大派」說，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敘述；假使詳密的觀察，不僅清代復興的古文學與東漢原始的古文學不同，清代復興的今文學與

西漢原始的今文學不同，元明的宋學與北宋的宋學不同，即各派自身的流別，以及學者自身思想的變遷，都須加以煩瑣的說明；但這決不是這簡短的篇章所可容納，所以不能不從刪略了。這三派的不同，簡勁些說，就是今文學以孔子爲政治家，以六經爲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爲功利的，而其流弊爲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爲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爲考證的，而其流弊爲煩瑣；宋學以孔子爲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爲玄想的，而其流弊爲空疎。總之，三派固各有其劣點，亦各有其優點；我們如果說：因經今文學之產生而後中國之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之產生而後中國之考古學、文字學以立，因宋學之產生而後中國之形而上學、倫理學以成，決不是武斷或附會的話。

最後尚須附帶說明的，就是關於經學的分派，前人有採二派說的，有採四

派說的，我個人覺得都不盡妥善。二派說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代表；牠以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

○其後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阮元國史儒林傳序、○都取此說。其實他們所謂「漢學」是專指東漢古文學，並不包括西漢今文學而言。這樣，不正是截去經學史的首尾嗎？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前序說：「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這種譏評的話也確有一部分理由。採取四派說的，推近人劉師培。劉在經學教科書^④序例中說：「大抵兩漢爲一派，三國至隋唐爲一派，宋元明爲一派，近儒別爲一派。」這話也很有商榷的餘地。宋元明固自爲一派，兩漢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學兩派嗎？三國隋唐不就是古文學的支流嗎？劉氏所以有這樣疏略的話，或者是強以時代分派之故。

上文敘述經學之三大派，其目的不過在與讀者以經學上之簡明的概念，以爲進論經學史之預備而已。

中國經學研究的時期，綿延二千多年；經部的書籍，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已經達到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⑤但是很可駭怪的，以中國這樣重視史籍的民族，竟沒有一部嚴整的系統的經學通史。自然，經學的史料是異常富豐的，廣義的經學史或部分的經學史亦不是絕無僅有；但是，如果說到經學通史或經學歷史，而且是嚴整點的、系統點的，那我們真不知如何答辭了。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第一冊，固然不能說不是通史；但是以兩位近代著名的經今古文學大師，而他們的作品竟這樣地簡略，如一篇論文或一部小史似的，這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了。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經學史論，已由東京弘文堂出版。以具有二千餘年之經學研究的國度，而整理經學史料的責任竟讓諸異域的學者，這在我們研究學術史的人，不能不刺

骨地感到愧慚與恥辱了。

況且，就是撇開這種感情的話，而只就中國其他學術的研究而言，經學通史的撰述也是決不可少的。我們研究古史學，我們能不取材於尚書左傳、周禮等書嗎？但一談到這三部書，則尚書的今古文成問題，左傳的真偽成問題，周禮是否為實際的政績的記載成問題。我們研究哲學史或思想史，我們不能不論及易與春秋，而易的產生的時期與思想的來源成問題，春秋的筆削的命意與公穀左氏的異同成問題。我們研究古代民衆文學，當然首及詩經，而關雎等篇之為美刺成問題，靜女等篇之為淫否成問題。最後我們說到古文字學的研究，則六書的起源，壁中古文的真偽，籀篆隸的變遷，無一不成問題，也無一不與經學發生密切的關係。至於將來比較宗教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等的研究，則不僅當探究易禮之原始的意義或背景，即舉世斥為妖妄怪誕而與經學有關的緯讖，也是絕好的資料。但是說，要研究哲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等等的學者都先

要向經學下一番苦功，不是太不經濟嗎？不是太不了解學術分工的功用嗎？所以我說，在現在，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因為牠是一方面使二千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他方面為中國其他學術開一條便利的途徑。

我這樣地熱望着經學史的產生，或者會引起一般隨俗者的誤會。自然，我是十分清楚的，現在時髦的口號是「打倒孔子」「廢棄經學」；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他們之無理由的打倒與廢棄，不足以服頑舊者之心。我自是贊成「打倒」與「廢棄」的，但我自以為是站在歷史的研究上的。我覺得歷史派的研究方法，是比較的客觀、比較的公平；從歷史入手，則孔子一部分的思想與經學一部分的材料之不適於現代，不適於現代的中國，自然而然的呈獻於我們的面前。我們不必高呼口號，而打倒與廢棄的理由已了然於胸中。所以我們就是反對經學之學術史的研究，而只是立足於致用的功利的觀點，那經學史的完

成也似乎是現代的工作之一。

經學史之需要，既如上述，而在中國舊有的著述中，經學通史又這樣異常的缺乏；所以我們現在只得將牠的範圍放寬些，以尋求性質相近而較有價值的著作。這種著作，大概可分爲三類：（一）以經師爲中心的，例如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張金吾的兩漢五經博士考、王國維的漢魏博士考、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而洪亮吉的傳經表、通經表，以及各史中的儒林傳或儒學傳等屬之。這類著作的缺點：第一，每每是斷代的記載，不能看見經學之整個的趨勢；第二，每每偏重個人的成就，而抹煞某一時代之全體的表現；第三，甚至於僅有姓名而無事實，或附以極簡短的小傳，大有「一點鬼簿」之誚。（二）以書籍爲中心的，例如朱彝尊的經義考、翁方綱的經義考補正，而鄭樵通志的藝文略、馬瑞臨通考的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以及各史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的經部。這類著作的缺點，大致與前者相同；雖然大多數不是斷代，但其不能表示

經學之整個的趨勢則一。(三)以制度典章爲中心的，例如顧炎武的石經考、萬斯同的石經考、杭世駿的石經考異、王國維的五代兩宋監本考^①都是；而在古代，選舉學校與經學也頗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通典的「選舉門」、「通志的選舉略」，通考的選舉考學校考也可以屬於這一類。這類著作的缺點，即每每僅爲羅致若干的史料，加以排比，而不能顯出這種制度典章在經學上之前因後果與其相互間的關係。總之，想真切的了解經學的變遷，以上三類書籍只能作爲輔助的或分門的參考資料，而仍有待於經學通史。因爲這種原因，所以這樣簡略的皮著經學歷史竟成爲適應需要而另有價值的著作了。

我年來時常作如此的計劃，假使我的環境與學力允許我的話，我將獻身於經學史的撰著。我將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較詳密而扼要的經學通史，使二千年來經學的變遷，明晰地系統地呈獻於讀者。其次，分經撰述，成易學史、尚書學史、詩經學史等書；其次，分派撰述，成經今文學史、經古文學史、經宋學史及經古

今文學異同考、經漢宋學異同考等書；再其次，以書籍或經師爲經，以時代爲緯，成歷代經部著述考與歷代經學家傳略；再其次，探究孔子與經學的關係，成孔學變遷史與孔子傳記；最後，我將以我個人的餘力編輯一部比較可以徵信的經學年表與經學辭典。自然，這在具有天才的學者們，或以爲這是胥鈔的事，而加以輕蔑的冷笑；但我總覺得學術要專攻，這初步的整理的工作，也應該有人忠實地埋頭做去。我希望着，不，我熱望着，我熱望着我的環境與學力能够允許我，而同時熱望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而到得幾位學術上的伴侶。

三

在經學史這樣需要而缺乏的時候，則皮錫瑞經學歷史之有一讀的價值，瞭然可知了。現在在未談及經學歷史之前，請先紹介皮氏的生平與他的學術的大概。

皮先生名錫瑞，字鹿門，湖南善化人。早歲頗有經世之志，留心於郡國利病。

光緒戊戌政變時，因提倡學校制度，大受其故鄉頑舊者的疾視，甚至於斥爲亂黨，不得已避居他邑。皮氏治經，宗今文，但持論平允，沒有康長素那樣的武斷，也沒有廖季平那樣的怪誕。他所著的書，除經學歷史外，還有易經通論一卷，書經通論一卷，詩經通論一卷，三禮通論一卷，春秋通論一卷，總稱五經通論；今文尙書考證三十卷，古文尙書疏證辨正一卷，古文尙書冤詞平議二卷，尙書大傳疏證一卷，尙書中候疏證一卷，史記引尙書考一卷，禮記淺說二卷，王制箋一卷，春秋講義二卷，左傳淺說二卷，孝經鄭注疏二卷，六藝論疏證一卷，鄭志疏證八卷，附鄭記考證及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魯禮禘祫志疏證一卷，三疾疏證一卷，聖證論補評二卷，師伏堂筆記一卷，經訓書院自課文三卷，師伏堂駢文四卷，師伏堂詩草六卷，師伏堂詠史一卷，宙合堂談古□卷。他的著作的內容，雖沒有很偉大的創見，如同時幾位著名的經今文學大師；但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整理舊說；所以如經學歷史、五經通論等書，對於初學者，真可稱爲「循循善誘」。他的

著作，大抵於光緒間由湖南思賢書局刊行，流傳不廣。惟經學歷史曾有上海羣益書局鉛印本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今文尙書考證曾有師伏堂自刊本。

因爲皮氏是經今文學者，所以同時經古文學者頗非難他。章炳麟在文錄卷一駁皮錫瑞三書中譏斥得很利害，陳漢章在經學通論①附錄中亦表示着不滿意。陳氏所批評的話多屬於小疵或補正，現在撮錄章氏的話於下，以見清末今古文學派的爭辯。章氏說：

「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爲之義疏，雖多持緯候，扶微繼絕，余甚多之。其後爲王制箋、經學歷史、春秋講義三書，乃大誣謬。王制箋者，以爲素王改制之書，說已荒忽；然王制法品，盡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專在錫瑞也。經學歷史，鈔疏原委，顧妄以己意裁斷，疑易禮皆孔子所爲，愚誣滋甚。及爲春秋講義，又不能守今文師說，糅雜三傳，施之評論，上非講疏，下殊語錄，蓋牧豎所不道。又其持論，多以四庫提要爲衡。提要者，蓋於近世書目略爲完具，非復別錄

七略之儕也；其序多兩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錫瑞爲之愜惑，茲亦異矣。……

章氏爲現代經古文學惟一大師，平素說經，反對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又反對康有爲、廖平，凡近代經今文學者，沒有不受他的譏斥；則他的呵詆皮氏爲「牧豎所不道」，毫不足怪。不過以我們第三者的眼光觀察，除春秋講義、樛維三傳，失了今文學者立足點之外，其餘主王制，以易禮爲孔子作，正是今文學所謂「微言大義」之所在。至於引用四庫提要，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們似應加以原諒。

我很慚愧，我所得於皮氏的生平，僅僅簡略如是。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授，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當這樣離亂的時候，大家救死惟恐不暇，誰能留意他們以爲微末的事呢？據楊樹達先生說，皮氏的弟子某君擬爲他撰一年譜，我誠懇

地希望着，希望他的年譜早日呈獻於讀者之前，而將我這簡短疏略的小傳像芻狗似地舍棄掉。

四

我現在介紹皮著經學歷史於讀者，並不以為這本書是萬分完善，毫無可議；在現在經學史這樣缺乏的時候，無論如何，這本書是有一讀的價值的。我們讀這本書時，第一，不要忘記皮錫瑞是經今文學者。因為他立場於今文學，所以他對於宋學是不滿意的，更其是宋人的改經刪經的方法；我們只要看他全書對於王柏的譏斥，便可了然了。又因為他立場於今文學，所以他對於經古文學也不表示絕對的崇信；他對於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是相當地加以贊許，但他絕不以爲是經學研究的止境。我們明瞭了這一點，則他所主張的六經斷始於孔子，易禮爲孔子所作，以及其他排抑左氏、譏貶鄭玄等等的話，都可以有一貫的解釋了。第二，不要忘記皮錫瑞究竟只是一個經學家而不是史學家。因為他不

是史學家，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備，史料的排比不妥善，而且每每不能客觀地記述事實，而好加以主觀的論議。他這部書，假使粗忽的披覽，似乎不能將經古今文學、宋學的發生、變遷、異同、利弊一一明晰的顯示給我們。他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誠然，就經學說，他是沒有失掉立足點；但是，就史學說，他這書就不免有點宣傳的嫌疑了。我覺得這部書的優點和劣點都不少，但是我不願意在這簡短的「導言之導言」中絮絮地談論，更不願因此給讀者以批評的暗示。現在將這本書其他一切的優劣讓讀者諸君自身去體味去，而只將我現在認為是荒謬的思想揭示出來。

皮氏作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今文學發展的時候，因時代遷異的關係，頗有我們現在以為不對的地方。這在皮氏，自然深可原諒；但我們決不可因為重印這部書，而使這些荒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

第一，我以爲是荒謬的，即所謂「孔教救國」之說。孔子學說的真相究竟怎樣；後世儒家所描寫的孔子，後世君主所提倡的孔學，後世學者所解釋的儒教，究竟是否是真的孔子，都是絕大疑問。在這步工作還沒有完成之前，而冒昧地將傳統的因襲的孔教來治國，這簡直是鬼話。皮氏在第一章中說：「後之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今文學者尊崇孔子，以爲他懷抱着偉大的政治思想，這在我是可以相當的承認的；但不論時代，不論地域，以他主觀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應用着來拯救現世，這不是很危險的嗎？現在近似這種荒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不是將失真的孔子來代表東方文化，就是深一度的荒謬使孫中山孔子化，這似乎不能不加以糾正。

第二，即所謂「六經致用」之說。經今文派以孔子爲政治家，以六經爲孔子政治思想之所託，這話固然有一部分理由，然已經有商榷的餘地。但是今文

學者每喜更進一步，探求六經致用之例，於是對於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誣地在贊歎着，做傲着。皮氏也不免陷於同一的錯誤。他在本書第三章中說：「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微言大義。」這些論調，就我們現在觀察起來，真有點非愚即妄。試問假使現在黃河決口了，你就是將禹貢由首一字背誦到末一字，再由末一字背誦到首一字，你能像靈咒樣的使水患平息嗎？孔子與六經的相關度，及六經與致用的相關度，不僅相去十萬八千里，而且根本上還是大疑問。所以現在就是研究經學，也只能採取歷史的眼光，應用科學的方法，而決不能含有些微的功利觀念。

第三，即所謂「緯候足徵」之說。今文學家尊崇孔子為素王，所謂「無冕的帝王」而且相信歷代帝王欺罔民衆的技術，以為帝王必有瑞徵，於是孔子

也有所謂「感生」，所謂「受命」，所謂「告成」，^⑤於是孔子不僅是政治家，而且是教主，而且是道士了。這些感生、受命等等的鬼話，多出於緯候，今文學家因為急急的爲素王找尋證據，於是遂冒失地相信緯候了。這是第一個原因。其次，今文學者以爲天人合一之說出於西漢，如易的占驗，書的五行，詩的五際六情，禮的明堂陰陽，春秋的災異都是；今文學源於西漢經師，則爲擁護其學統起見，自不能加以攻擊，於是又只得容忍這妖妄的緯候了。這是第二個原因。皮氏在第四章中說：「漢儒言災異，實有徵驗。……天人本不相遠，至誠可以前知，解此，則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劉何鄭矣。」又說：「當時儒者以爲人主至尊，無所畏懼，借天象以示儆；……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神道設教之旨。……後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這類話簡直是算命賣卜者流的話，我們不能不大聲的斥爲荒謬。自然，我們不必像歐陽修似的，欲將緯候之說一切加以毀滅。牠裏面包含着原始民族的信

仰與儀式，夾雜着古代的學術與經說，我們將牠作爲客觀研究的材料，是非常可貴的；但居然奉爲聖書，以爲與六經相輔，那真是大笑話了。

皮氏這本書自有其許多的優點，值得我們一讀；更其是爲經學史闢一新途徑，是值得我們後學者的尊敬的；但是上所條舉的錯誤，在新舊思想交替的時候，大有糾正的必要，所以我就如此率直地着筆了。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敘」。

○江藩於漢學師承記之外，復撰有宋學淵源記，分當時學術界爲「漢學」「宋學」兩派。

○阮元學經室文集國史儒林傳序云：「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讓而互諍也。」蓋亦分經學爲兩漢與宋明兩派。

○劉師培撰經學教科書二冊，第一冊敘述經學歷史，第二冊敘述易經學，其餘詩書等經均未成。光緒三十一年，由上海國粹學報館印行，今已絕版。

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易類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錄八部，十二卷。易類存目三

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內四十六部無卷數）；附錄一部，一卷。書類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錄二部，十一卷。書類存目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內十部無卷數）；附錄一部，四卷。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詩類存目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內八部無卷數）；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錄二部，十七卷；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三卷。禮類存目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附錄二部，二十四卷；儀禮之屬九部，一百五卷；附錄四部，二十二卷；禮記之屬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內一部無卷數）；附錄四部，七卷；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內一部無卷數）；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錄一部，十七卷。春秋類存目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內十部無卷數）；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孝經類存目十八部，五十三卷。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錄一部，三十六卷。五經總義類存目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內七部無卷數）；四書類六十二部，七百二十九卷。四書類存目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內十四部無卷數）；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樂類存目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內四部無卷數）；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字書之屬三

十六部，四百八十卷；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小學類存目訓詁之屬八部，六十四卷；字書之屬六十八部，六百六卷（內二部無卷數）；韻書之屬六十一部，五百三十七卷（內七部無卷數）。按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〇四百二十七卷。

⑥見藏海珠塵續編。

⑦見花雨樓續鈔。

⑧見廣倉學宮叢刻。

⑨未寫定。目見趙萬里王靜庵先生著作目錄，見文學週報第二百六十七期「王國維先生追悼號」。

⑩陳漢章經學通論有北京大學鉛印本。

⑪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游於大澤之陵，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成，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又云：「得麟之后，天降血書魯端門內，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箕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法制圖之狀。」孝經右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

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九節云：「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禪……感生者，明天子實天之所生。受天命者，天立之爲百神之主，使改制以應天。封禪者，天子受天命，致太平，以告成於天……孔子布衣非王者，然自漢儒言之，則恆以天子待之。徵在游於大澤，夢成黑龍，感生也。天下血書於魯端門，化爲赤鳥（卽文王赤鳥銜書之例），受命也。絳衣縹筆，告備於天，天降赤虹白霧，封禪也。三者皆天子之事……此所以既比之以文王，又號之以素王歟？」

凡例

一、經學歷史有思賢書局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及羣益書局鉛印本；本書即根據上述三種，參互校勘，以求是正，并施以標點，以便閱讀。

一、凡本書原文引用他書，加以刪節者，均覆按原書，加以刪節符號。如頁二十三引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

一、凡本書原文避清帝廟諱者，一例改正。如頁五十七公孫弘原文「弘」作「宏」，今改正。

一、凡本書原文，確知爲刊印之誤者，一例改正。如頁四十八「九流競勝」原文「競」誤作「兢」，今改正。

一、凡本書原文，係皮氏偶誤或偶遺者，一依原文，不加補正，而僅於注中加以說明。如頁七十九引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分文析義」，「義」爲「字」之誤，今不改。又如頁四十四「公羊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魯子、高子六人，「缺」字

「女子」一人，今不補。

一、凡本書人名見於正史者，於注中舉正史之卷數，以便參考；其不見於正史者，從略。

一、凡本書引用清代之人名，因注釋成書時，清史稿及中華書局之清史列傳均未出版，故於注中僅舉江藩漢學漢承記、阮元國史儒林傳稿及文苑傳稿之卷數；如不見於二書，則舉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及李元度先正事略之卷數，以便參考。

一、凡本書引用書名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於注中注明該書部屬，以便參考。清代乾嘉以後著述之未見於四庫者，則聊就所知，加以說明。

一、本書文字須加訓釋者，於注中加以訓釋，并注明訓釋之來原，以免望文生義。

一、本書注釋，雖力求詳密，但因注釋時間之匆迫，參考書籍之缺乏，或仍有未周處；如讀者惠賜指正，以便再版時之改訂，不勝感激。

經學歷史

目次

序言

..... 一——二四

凡例

..... 一——二

(一) 經學開闢時代

..... 一——三三

(二) 經學流傳時代

..... 三三——五四

(三) 經學昌明時代

..... 五五——九〇

(四) 經學極盛時代

..... 九一——一三三

(五) 經學中衰時代

..... 一三四——一六五

(六) 經學分立時代

..... 一六六——一九〇

(七) 經學統一時代

..... 一九一——二三〇

- (八) 經學變古時代……………三三一——二八〇
- (九) 經學積衰時代……………二八一——三〇四
- (十) 經學復盛時代……………三〇五——三六四

序言

——一、經學之三大派——二、經學史之重要與其分類——三、皮錫瑞傳略——

四、皮著經學歷史批判

一

皮錫瑞經學歷史是經學入門書籍，可以說是「經學之導言」；本篇之責，在介紹經學歷史於讀者諸君之前，則不過「經學導言之導言」而已。然而因爲是經學導言之導言，所以不能不對於經學先作鳥瞰的說明，以冀顯出經學史的重要與本書的價值。

中國經學，假使我們慎重點說，追溯到西漢初年爲止，也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這二千多年中，經部書籍，因爲傳統的因襲的思想關係，只就量說，

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檣杙①止爲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檣杙不得爲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爲經矣。古詩三千篇，②書三千二百四十篇，③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爲法戒。周禮出山巖屋壁，④漢人以爲瀆亂不驗，⑤又以爲六國時人作，⑥未必真出周公。儀禮十七篇，⑦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⑧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爲三百篇，⑨刪書爲百篇，⑩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史記周本紀不詳文王辭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⑪闡發義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爲占筮之用。春秋

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此二經爲孔子所作，義尤顯著。漢初舊說，分明不誤；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⑫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謂卦爻辭爲文王作。⑬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謂非文王所作，而

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爲孔子作；孔疏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爲經，孔子所作爲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爲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爲舊例，孔子所修爲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①六經或稱六藝，專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樂今不傳，故去其一而曰五經。關於樂經，經古今文學家主張各異。古文學家以爲古有樂經，因秦焚書而亡佚。今文學家則以爲古無樂經，樂即在禮與詩之中。又經學開闢時代，經古今文學亦各異其主張。古文學家以爲孔子之前已有所謂六經，經非始於孔子。今文學家則以爲有孔子而後有六經，孔子之前不能有所謂經。皮氏係今文學者，故經學開闢時代斷始於孔子之刪定六經。

②李耳卽老子；五千之言指其所著之道德經。史記卷六十三老子列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③七佛相傳爲釋迦牟尼佛之七世身，其名頗有異同，據長阿含大本經及藥王經，爲毘婆尸佛 (Vipaśyin) 尸棄佛 (Sikhin) 毘舍婆佛 (Viśvaśhū) 拘樓孫佛 (Kṛakucchanda) 拘那含佛 (Kanakamuni)

迦葉佛 (Kāśyapa) 釋迦牟尼佛。詳可參考日本佛學大辭典頁七三九。④伏犧，古之帝王，相傳始作八卦。八卦爲三乾、三坤、三震、三巽、三坎、三離、三艮、三兌八者。易繫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按包犧卽伏犧，古包伏聲同。⑤文王，周之開國祖，相傳被殷紂囚於羑里，重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如乾

坤相重爲否卦 (䷋)，坤乾相重爲泰卦 (䷊) 等，詳可參考史記卷四周年本紀。⑥司馬遷爲漢史

官，故或略稱史遷。其所著史記卷四周年本紀云：「文王……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

爲六十四卦。」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傳云：「自伏犧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又揚雄著法言，其問神篇云：「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云：「文王潤飾也，重

易六爻，不亦濶乎？」又王充著論衡，其對作篇云：「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云：「伏

犧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按史遷揚雄王充皆漢人，皆言文王重卦，不言作卦辭，

故皮自注云爾。卦辭如乾卦下之「元亨利貞」句是。⑦連山歸藏相傳爲古易，在周易前。孔頴達

周易正義「論三代易名」云：「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

「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

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按連山卦

以純良爲首，良爲山，山上山下，故曰連山。歸藏卦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藏於地，故曰歸藏。今所傳古三墳書中有連山歸藏，係後人僞造，詳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存目四。又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連山歸藏各一卷，亦不甚可信。

④晉乘、楚檣杙，相傳爲晉楚二國之史記。孟子離婁篇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按今所傳晉史乘楚檣杙係元吾衍僞撰，詳見陶宗儀輟耕錄。檣杙音玄玄。x。⑤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⑥孔頴達尚書正義於僞孔（安國）尚書序注云：「鄭（玄）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⑦周禮古稱周官，書出較後，經今文學者多不信之。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鞅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⑧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周禮興廢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遭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按林孝存卽臨頌，與何休皆爲東漢之經今文學者，故皆不信周禮。⑨儀禮十七篇，今存爲一，士冠

禮；二、士昏禮；三、士相見禮；四、鄉飲酒禮；五、鄉射禮；六、燕禮；七、大射禮；八、聘禮；九、公食大夫禮；十、覲禮；十一、喪服傳；十二、士喪禮；十三、既夕禮；十四、士虞禮；十五、特牲饋食禮；十六、少牢饋食禮；十七、有司徹。

⑤士喪禮，儀禮中之一篇。引文見禮記雜記下。⑥詩今存三百〇五篇，言三百，舉大數也。如論語爲

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⑦書今存二十九篇，相傳孔子刪定本爲百篇，但此語經今

文學家有不信者。⑧易每卦有卦辭，如乾卦下之「元亨利貞。」卦有六爻，爻有爻辭，如乾卦下之

「初九潛龍勿用。」又每卦有彖辭，象，斷也，所以斷定一卦之義，如乾卦下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一段。又每卦及每爻有象辭，所以釋其所象，釋卦者曰大象，釋爻者曰小象，如乾卦下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謂之大象。「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係釋爻之初九，謂之小象。又

乾坤二卦，爲諸卦爻所自出，義理深奧，故另各有文言一段，如乾卦下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一段。象，文言，爲孔子所作，古無異辭，惟卦爻辭，經今文學者始以爲孔子作。皮氏卽主此說。

⑨孔穎達周易正義「論重卦之人」云：「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嗣輔等以爲伏犧重卦，

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

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又易繫辭下云：「包

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按王孔主伏犧重卦皮主文王重卦二說不同詳可參考皮著易經通論「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一段。益及噬嗑皆易卦名。噬嗑音尸戶。⑤孔穎達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云：「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此之謂也。……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按鄭玄主文王作卦爻辭，皮主孔子作，二說不同，詳可參皮著易經通論「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一段。⑥孔穎達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云：「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按馬陸孔主爻辭周公作，皮主孔子作，二說不同，詳可參考皮著易經通論「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一段。又升及明夷皆卦名。⑦孔疏指孔穎達春秋正義左傳昭公二年疏云：「易有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爲傳，謂本文

爲經。」按孔疏以卦爻辭爲本文，指爲文王周公作，故皮說云爾。③左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預注「春秋遊周公之典以序事。」按注意，以春秋作始於周公。④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平吳功封當陽縣侯。耽思經術，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盟會圖，春秋長歷，自成一家人之學。卒贈征南大將軍，謚成。傳見晉書卷三十四及三國志卷十六魏書杜畿傳。預所作春秋左傳集解序云：「其（指春秋）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按序意，以周公所作爲舊例，孔子所修爲新例，故皮說云爾。⑤章學誠字實齋，清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遷於史學。以纂修方志，爲時所重。撰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乙卯丙辰劄記、實齋文鈔等書。近人曾彙刊爲章氏遺書。傳可參考胡適章實齋年譜。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云：「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者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爲萬世之準則。後之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爲萬世師表，六經卽萬世教科書。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爲漢定道，爲漢制作。⊖當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爲宏亮洪業贊揚迪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爲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闕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視爲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爲歷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孔子

所作之易，以爲止有十翼；^④則孔子於易，不過爲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陳搏又雜以道家之圖書，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於孔子之上，而易義大亂矣。^⑤孔子所定之詩書，以爲並無義例；則孔子於詩書，不過如昭明之文選，^⑥姚鉉之唐文粹，^⑦編輯一過，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詩疑、書疑，^⑧恣意刪改，使無完膚，而詩書大亂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爲本周公之凡例；則孔子於春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⑨後漢書之本三國志，^⑩鈔錄一過，稍有增損。杜注孔疏^⑪又不信一字褒貶，概以爲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爲斷爛朝報，^⑫而春秋幾廢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始於疑經，漸至非聖。或尊周公以壓孔子，^⑬如杜預之說^⑭。或尊伏羲文王以壓孔子，^⑮如宋人之說^⑯。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爲孔子手定，而屬之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爲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①此說時見於西漢末年出世之《棊書》如春秋緯演孔圖所謂「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
 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即其一例。②迪，進也；見爾雅釋詁。哲與
 詰同，智也；見爾雅釋言。③漢自武帝聽董仲舒之言，尊崇儒術，罷黜百家之後，朝廷議禮議政引經
 爲據之事，在史記前後漢書中，數見不鮮。如史記卷十二武帝本紀「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
 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按此即其議禮引經之一例。
 ④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正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
 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不事學者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按漢自武帝後，以經取士，故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經。一藝即一經。⑤漢
 書卷九元帝本紀「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按
 皮文卽由此語約成。⑥開，暗之借字。小爾雅廣詁「開，冥也。」忽，習之借字。廣雅釋詁四「習，冥也。」
 按開，忽，不明之貌。開音 π 。⑦孔穎達周易正義「論夫子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
 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按翼者，翼成之意，言孔子作
 傳以翼經。經分上下，故象辭、象辭亦分上下。上繫下繫指繫辭上下也。⑧陳搏字圖南，自號扶搖子，
 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傳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七隱逸傳。搏本道士，曾作先天、河圖、洛書

諸圖以談易，傳於穆修伯長。穆傳於李之才。李傳於邵雍堯夫。後朱熹作易本義，附以圖說，即探邵說，云：「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按易宋學非易之正傳，清儒斥之頗力，詳可參考續清經解中胡渭易圖明辨。⑨昭明太子卽蕭統，梁武帝之長子，傳見梁書卷八及南史卷五十三。統曾輯文選三十卷，哀集秦漢以來之詩文，爲總集之祖。⑩姚鉉字寶之，澠州合肥人。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一文苑傳。鉉編唐文粹一百卷，哀集李唐一代文字，爲總集中之有名者。⑪王柏字會之，號魯齋，婺州金華人。爲朱熹之三傳弟子。傳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八。柏著書疑九卷，於尚書全經加以移易補綴；如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託辭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書類存目一。柏又著詩疑二卷，於詩經原文加以刪削；如於召南、邶、鄘、風、邶、鄘、靜、女、鄘、風、邶、桑中、鄘、風、邶、將、仲子、有女、同車、野有蔓草等，共三十二篇。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詩類存目一。⑫史記百三十卷，西漢時司馬遷撰。漢書百二十卷，東漢時班固撰。漢書中，自高祖以至武帝時之紀傳，大率轉錄史記，稍加增損。宋倪思曾作班馬異同三十五卷，以考二書之因改。⑬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後漢書百二十卷，內紀傳九十卷，係南北朝宋范蔚宗撰；八志三十卷，係晉司馬彪撰。范於漢末諸人傳記，每本陳書，加以潤飾。⑭杜注孔疏指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與唐孔

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今本十三經注疏即用杜孔之作。⑤宋周麟之（茂振）跋孫覺（莘老）春秋經解云：「初王荆公（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甚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按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云：「尹和靜云：介甫（王安石）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清朱彝尊經義考卷百八十一引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皆爲安石平反。又朝報猶言邸報，如今之政府公報。春秋每多闕文，故斥爲斷爛。⑥見前註頁8註（24）。⑦見前註頁11註（8）。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具見於左氏內外傳。①內傳所載元亨利貞之解，②黃裳元吉之辨，③夏后之九功九歌，④文武之九德七德，⑤虞書數舜功之四凶十六相，⑥以及外傳之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或釋詩，或徵禮，⑦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⑧，非但比漢儒故訓⑨爲古，且出孔子刪訂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盡信。穆姜明隨卦之義，何與文言盡符？⑩季札在正

樂之前，豈能雅頌。

④因學紀聞引「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云：「左氏祖聞問里，結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極善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見左氏昭十二年。⑤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之書。鄭注「楚

靈王所謂三墳五典。」⑥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之類。僞孔安國尚書傳序曰：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

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其解三墳、五典，本於鄭注；八索、九邱，本於馬融。

⑦據其說，則八索乃易之類，皆無明據，可不深究。今所傳惟帝典，伏生傳尚書止有堯

；蓋二帝合爲一書，故大學稱帝典。而宋人僞作三墳書。⑧若夫伏羲十言，義著消息，⑨神農並耕，

說傳古初。⑩黃帝、顓頊之道，具在丹書。⑪少皞紀官之名，創於白帝。⑫洪荒已遠，

文獻無徵，有裨博聞，無關閎旨。惟伏羲什言之教，於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顯有虞易皆本之以立說。

⑬左氏內傳指春秋左氏傳，春秋外傳指國語。漢書卷三十二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

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國語解敘「丘明復采錄前世穆王以

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王充論衡案書篇「國語，左氏之外

傳也。」
①左傳襄公九年「姜（穆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按此語與易文言同，惟「體之長」作「善之長」，「嘉德」作「嘉會」，二字微異。
②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惠伯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按「黃裳元吉」係易坤卦六五爻辭。
③左傳文公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按夏書係逸書，今偽古文尚書引入大禹謨篇，唯「勿使壞」作「俾勿壞」，稍異。
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按引詩即大雅皇矣篇，首句今詩作「唯此王季」，稍異。九德即指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也。又左傳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着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夫武有七德。」

按「載戢」四句見詩周頌時邁篇，卒章見武篇，其三見賡篇，其六見桓篇。④左傳文公十八年「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緜

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是以堯崩而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按傳所記與尚書堯典所載略同。⑤叔向，晉大

夫羊舌肸之字。國語三周語，叔向引詩而釋之，云：「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於緝熙，竇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

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基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密也。緝，明也。熙，廣也。竇

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

蘇之……故曰成。」又單穆公，周靈王之卿士。國語三周語，單穆公引詩而釋之，云：「詩亦有之，曰：『瞻

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又閔馬父，魯

大夫。國語五魯語，閔馬父釋商頌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攝爲首。其輯之亂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

先民。」又左史倚相，楚之左史。國語十七楚語，倚相釋大雅抑篇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按懿卽抑篇。又觀射父，楚大夫。國語十八楚語，觀射父說禮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以下文繁不錄。）……」又白公子張，楚大夫。國語十七楚語，子張引周詩云：「周詩有之曰：『弗引弗親，庶民弗信。』」④王應麟字伯厚，宋慶元人。學問該博。第淳祐進士。累遷禮部尚書。著有深寧集、玉堂類稿、掖垣類稿、詩考、詩地理考、漢書藝文志考證、困學紀聞、小學紺珠、玉海等二十餘種。傳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八。按困學紀聞二十卷，均割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爲清初考證學所源。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二。⑤故與古，詁通。孔頴達毛詩正義釋詁訓傳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又「毛傳云：『古，故也。』」①見頁15註（2）。按文言，相傳爲孔子作。穆姜既在孔子之前，則其解釋隨卦之元亨利貞，不應襲孔子文言之辭。①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魯，觀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鄘、衛、王、鄭、齊、豳、秦、魏、

唐、陳、鄧及大小雅、頌等。（文繁不錄。）按孔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札在孔子之前，當詩亡樂壞之際，則歌詩不應秩然有序也。

⑤困學紀聞卷六左氏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爲仁，非指克己復禮卽仁也。」

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按克己復禮語見左傳昭

公十二年引孔子語，出門如賓二語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又皆見於論語。王氏以爲僖公在孔子前，

不應當時人襲用孔子言語。又闕里地名，今在山東曲阜縣城中，昔孔子所執教處。⑥左傳昭公十

二年「王（楚靈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按丘邱同。⑦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按與原文微異。鄭注指鄭玄（康

成）周禮注也。⑧今本十三經中所傳古文尙書及孔安國今古文尙書傳及序，爲東晉時梅賾所

獻，係僞書。詳可參考闕若璩古文尙書疏證及惠棟古文尙書考。皮氏於孔安國尙書傳序前加「僞」

字，卽此故。⑨孔穎達左傳正義昭公十二年引馬融注，云「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按馬融

字季長，後漢扶風茂陵人，才高博洽，爲世通儒。嘗校書東觀，歷官武都南郡太守。教養諸生以千數，鄭

玄曾從受學。著有三傳異同說，又注孝經、論語、易書、詩、三禮、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等書。傳見後漢

書卷九十。⑩大學本小戴禮記之一篇。宋儒取與中庸論語孟子三書相合，稱爲四書。大學引帝典

曰「克明峻德。」③三墳書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存目四云：「案三墳之名見於左

傳；然周秦以來，經何子史，從無一引其說者；不但漢代至唐，咸不著錄也。此本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張

商英得於北陽民舍，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毛漸得於唐州。蓋北宋人所爲……古來僞書之拙，莫過

於是。故宋元以來，自鄭樵後，無一人信之者。至明何鏗列入漢魏叢書，又題爲晉阮咸注，僞中之僞，益

不足辨。」④鄭玄六藝論「慮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按慮義卽伏犧，慮伏

音同相通。十言卽八卦外加「消息」二字。⑤孟子滕文公上「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

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按許行謂神農與民並耕也。⑥大戴禮武王踐阼「曰：昔

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孔廣森補注「丹書，古策府之遺

典。舊說以爲赤雀所銜瑞書，誕也。」⑦左傳昭公十七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杜預注「少皞，金

天氏，黃帝之子。」按少皞卽少昊，相傳以金德王，金於五色爲白，故稱白帝。⑧鄭、荀、虞，指鄭玄、荀爽、

虞翻也。鄭傳見後漢書卷六十五，荀傳見後漢書卷九十二，虞傳見三國志卷五十七吳志。三人皆治

易學，言「消息」其詳可參考清惠棟易漢學及張惠言周易鄭氏義、周易荀氏九家義、周易虞氏義、

周易虞氏消息等書。又皮氏易經通論「論鄭荀虞三家之義」一章亦可得其概略。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修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周本紀，而不云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爻辭事。蓋無文辭，故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卦爻辭，則如後世御纂欽定之書，必頒學官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春秋國史相傳，據事直書，有文無義，故亦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如朱子綱目，有發明書法，亦可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無作春秋凡例之事。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

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①匡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②張超請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③是漢人以爲詩書皆孔子所定，而易與春秋更無論矣。

①王制爲禮記中之一篇。鄭玄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崇高其術以作教也。」按四術四教卽指詩書禮樂四者。②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今存。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政書類一。引語見通考卷百七十四經籍考一。③見頁4註(5)(6) ④朱子卽朱熹。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南宋婺源人。始居崇安，榜應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瓶草堂於建陽。勝曰晦庵，故亦稱晦翁。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更號遜翁，故又稱考亭。卒諡曰文，故或稱文公。其學紹北宋五子之學，而集理學之大成。傳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熹著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仿春秋之例，以綱爲經，以目爲傳。其凡例一卷，出於手定；其綱皆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由趙師淵主之。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史評類。⑤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充字仲任，會稽人。師事班彪。好博覽，善懷疑，爲東漢之一大思想家。本傳見後漢書卷七十九。須頌篇見論衡卷二十。「欽

明文思，爲書堯典原文。④匡衡字稚圭，東海人，善說詩。累官至太子少傅。元帝時，爲相，封樂安侯。成帝時，爲王曾所劾，以事免官。傳見史記卷九十六及前漢書卷八十一。疏文見本傳。關雎爲詩經周南之首篇。⑤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有文才，善草書。靈帝時，以討黃巾有功，爲別駕司馬。傳見後漢書卷一百十下文苑傳。超撰誚青衣賦，見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及初學記卷十九。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竹收刊，見卷八十四。按關雎一詩，經今古文學者持說各異。古文學者以爲關雎爲美文王夫婦之德，如毛詩說是。今文學者以爲關雎係諷刺康王之晏起，如魯詩韓詩齊詩說是。張超主今文，且以此詩爲舉公作，說尤明顯。詳可參考皮著詩經通論「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及「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二段。所謂「感彼關雎，德不雙侶」，言雎鳩貞潔，未嘗見乘居匹處，以喻夫婦當樂而不淫，愛而不失儀也。

孔子出而有經之名。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①始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然篇名經解，而

孔子口中無經字。莊子天運篇①「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孔子始明言經。或當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爲經。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以說。」②經典釋文③「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④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⑤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⑥經也。」三說不同，皆可爲孔子時正名爲經之證。經名正，而惟皇建極，⑦羣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衆星無非拱向矣。龔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⑧如龔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猶惑於劉歆杜預⑨之說，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之義也。

①經解爲禮記之第二十六篇。孔頴達禮記正義「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②天運篇係莊子外篇第十四。③天道篇係莊子外篇爲十三。引文「孔子

西藏書於周室」句下有刪略，故加……符號。藏書，司馬彪注云：「藏其所著書也。」④經典釋

文，唐陸德明撰，計三十卷，內莊子三卷，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五經總義類。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善名理。歷仕陳隋。高祖時，爲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傳見唐書卷百九十八儒學傳及舊唐書卷百八十九上儒學傳。

⑤西漢哀平之間，緯書忽出。其內容頗雜亂，半爲經說，半爲誇誕術數之談。相傳爲孔子作，其誣妄不言可知。六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之緯；外加孝經緯，稱曰七緯。明孫

穀古微書，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黃奭漢學堂叢書均輯有緯書多種，而以趙在翰所輯七緯三十八卷，爲較完備。

⑥十翼見頁11註(7)。

⑦春秋十二公爲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魯之十二公也。

⑧書洪範有「惟皇作極」及「皇建其有極」語。僞孔安國尚書傳「皇，大極中也。」言大立其大中之道也。

⑨龔自珍字定庵，清末仁和人，著有定庵詩文集。擅文學，兼治經學。其治經，主今文，但不甚純，時雜古文家說。傳可參考吳昌綬或黃守恆定庵年譜。引語見六經正名一文。

⑩劉歆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叔，劉向之子。繼向校領祕書，集六藝羣書，別爲七略，爲目錄學之祖。歆治經，力王古文，欲建列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於學官，爲衆儒所訕，出爲太守。王莽篡位，歆爲國師，旋

謀誅莽，事泄，自殺。傳見前漢書卷三十六。又杜預已見頁8注(24)。歆爲經古文學之開創者，預爲經

古文學之繼承者。

六經之外，有孝經，亦稱經。孝經緯鈞命訣①。「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②是孔子已名其書爲孝經。其所以稱經者，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③鄭注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④鄭注中庸⑤。「大經大本」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漢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經並稱。史晨奉祀孔子廟碑⑥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⑦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蓋以詩、書、易、禮爲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鄭康成六藝論⑧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經爲最要，故稱經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經傳⑨，是作傳者亦視諸經爲先，與子夏易傳⑩同時矣。二書，藝文志皆不載。

①孝經緯有二，其一爲鈞命訣，其一爲援神契。清趙在翰七緯所輯較備。②參商本二星名，參居東

方，商居西方，此引以喻春秋與孝經也。③漢書藝文志爲漢書中十志之一，因劉歆七略刪改而成，

分（一）六藝略，（二）諸子略，（三）詩賦略，（四）術數略，（五）兵書略，（六）方技略。六藝略又分易、書、詩、

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引書見六藝略孝經類中。④鄭注孝經指鄭玄孝經注。本書已佚，清

袁鈞鄭氏佚書及嚴可均均輯有孝經注一卷，可參考。序語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引。⑤中庸本小戴

禮記中之一篇。宋儒始取與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大學一篇相合，稱爲四書。鄭玄注禮記，故皮云鄭

注中庸。⑥⑦皆漢時刻碑。⑧鄭康成，鄭玄之字。鄭著六藝論，論六經之要旨，書已佚，清袁鈞鄭氏

佚書及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均輯爲一卷。皮著有六藝論疏證，可參考。⑨魏文侯，戰國時，魏國

之賢君，名斯，史記作都。傳見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其所著孝經傳，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

載。惟漢志有雜傳四卷，文侯傳或在內。書今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孝經傳一卷，可參考。

⑩子夏易傳，漢書藝文志不載。隋書經籍志云二卷，注云：「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蓋以爲係孔

子弟子卜商子夏作。但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則又以爲係漢初傳韓詩

之韓嬰子夏。此外又或以爲係丁寬，或以爲係馯臂子弓，要皆無明證之確據。今所傳子夏易傳十一

卷，蓋出僞託，不足信，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一。又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

易子夏傳二卷，仍指爲卜商作，亦不足深信。

刪定六經之旨，見於史記。孔子世家①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②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③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④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⑤『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⑥『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⑦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⑧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⑨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⑩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⑪讀易，韋編三絕，⑫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⑬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

者，七十有二人。」據此，則孔子刪定六經，書與禮相通，詩與樂相通，而禮樂又相通。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藝止七十二人，則孔門設教，猶樂正四術之遺，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①孔子世家見史記卷四十七。②尚書始於堯典，終於秦誓；堯典紀唐虞之盛，秦誓爲秦穆公之誓辭；故云上紀唐虞，下至秦穆。③引語見論語八佾。杞宋二國爲夏殷之後。④「雖百世可知也」

語見論語爲政。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語見論語八佾。⑤太師，何晏論語集解云：「樂

官名。」⑥引語見論語八佾。縱，論語作從，字同。翕如，純如，嘒如下，論語有「也」字。何晏論語集解

「翕如，盛也。純，和諧也。嘒如，言其音節明也。」邢昺論語正義「釋如也者，言其音緒釋然相續不絕

也。」⑦引語見論語子罕。裴駟史記集解引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

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按今詩，雅有大雅、小雅，頌有周頌、魯頌、商頌。⑧「上采契后稷，」

如商頌玄鳥之述契，大雅生民之頌稷。「中述殷周之盛，」如商頌殷武之稱高宗，周頌清廟之祀文

王。「至幽厲之缺，」如大雅瞻卬之刺幽王，大雅民勞之斥厲王是。「始於莊厲，」言詩以關雎爲始，

而關雎詠后妃之德也。⑨張守節史記正義「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文王，文王受命作周。清廟，祀文王也。」按詩小序卽今存毛詩序。①韶，舜樂；武，武王樂。②「序、象、繫、象、說卦、文言」一句，近代經今文學者頗疑之，或直以爲係劉歆竄入，因今文學者不信序卦說卦爲孔子時之作品也。詳可參考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卷二及崔適史記探源卷六。③韋，皮也。古書用竹簡，以皮帶連綴之，故曰韋編。④論語述而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語，與此文稍異。

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⑤運⑥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⑦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罪邱者亦以春

秋。」案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而解說獨詳，蓋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刪訂諸經爲尤大，與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說春秋大義，亦與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據魯親周故殷之義，則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知有繩當世貶損之文，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矣。知有後世知邱罪邱之言，則知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者，尤大謬矣。

程子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一切中漢以後觀春秋之失。

○弗，蓋佛之借字，憂鬱也。漢書溝洫志注「弗，憂不樂也。」

○據魯親周，故殷，經今文學者以爲即

公羊三世之說，謂「親」字係「新」字之訛。崔適史記探源引春秋公羊傳宣十六年何休解詁云：「孔

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又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者，新受命爲王也。新周者，新

爲王者之後也。周爲王者之後，則宋爲王者之後故矣。殷即宋也。」

○「運」字，崔適史記探源云：「當作通，形近致誤也。……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聖，通三統也。」

○如春秋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按吳夫差當時自稱

爲王，但春秋貶稱曰子。又如春秋哀公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按楚子軫即楚昭王，楚當時

自僭稱王，但春秋仍貶稱子。⑤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又冬「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預左傳集解「踐土，鄭地。」又云「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按踐土在今河南鄭州滎澤縣。河陽在今河南孟縣。⑥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此文所引，辭稍異而義同。⑦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趙岐孟子注「抑，治也。」⑧徐彥春秋公羊傳疏書題下云「何氏（何休）之意，以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個科段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作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案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子，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按三旨九科凡二說，以何說為當。⑨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

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按據此說，則春秋經因於魯史，而魯史恨於赴告。孔穎達正義「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按赴即今訃字。⊕程子指程頤。頤字正叔，程灝之弟，世稱伊川先生。本傳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學傳。引語見程著春秋傳自序。「至於」本書作「至如」或係字訛。

二 經學流傳時代

經名昉。自孔子，經學傳於孔門。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云：「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靜精微之儒。」諸儒學皆不傳，無從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邁容齋隨筆云：「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

一辭，^⑤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⑥穀梁赤^⑦者，風俗通^⑧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⑨後漢徐防^⑩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朱彝尊經義考云：『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⑪

① 昉始也；見列子黃帝篇注。音亡尤。

② 韓非子，戰國末韓公子非撰，計二十卷，爲篇五十五。韓非傳

見史記卷六十三。顯學篇見卷十九，篇五十。引語係約略原文而成。公孫氏，王先謙韓非子集解作孫氏，引顧廣圻注云：「孫，孫卿也。」

③ 聖賢羣輔錄二卷，一名四八目，相傳爲陶潛撰；其實係晚出僞

書，不足憑信。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存目。陶潛一名淵明，爲晉時著名詩家；本傳

見晉書卷九十四，宋書卷九十三，南史卷七十五隱逸傳。按引語似附會禮記經解及韓非顯學

而成，實無史料之價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

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與此文比較，僅詩及樂稍異。卜氏子夏卽卜商，

孔子弟子，在孔門中，以文學著，詳可參考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洪邁字景廬，宋番陽人。

博極羣書。紹興中，中詞科。累官端明殿學士。曾使金，不辱使節。知贛州、婺州，有政績。謚文敏。傳見宋史卷三百七十三。著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凡七十四卷。辯證考據，頗爲精確。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二。④子夏易傳，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始見於隋書經籍志。或以爲此書係漢初韓嬰著，非卜商作，已詳頁26注(10)。⑤孔穎達毛詩正義，關雎序下云：「舊說云：起此（指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按此，則毛詩序有大小之分；但大小序究爲何人所作，諸說紛紜，以爲子夏作者，不過其中之一說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詩類詩序下云：「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⑥詩在漢時，有今古文之分。今文詩又分爲魯、齊、韓三家。古文詩惟毛氏一家，所謂毛詩是也。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後漢書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⑦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徐璽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⑧陸璣毛詩草木蟲

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人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①賈公彥儀禮正義喪服第十一篇題下云「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②馬融已見頁18注(16)。融曾注喪服經傳一卷，見隋書經籍志，今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曾輯有一卷。^③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仕至中領軍、散騎常侍。卒諡景。善賈逵馬融之學，而不好鄭氏。曾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并撰定父朗易傳，晉時，皆列於學官。外又有朝廷議禮等文百餘篇，與孔子家語註。傳見三國志卷十三魏志。曾注喪服經傳一卷，見隋書經籍志，今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曾輯有一卷。^④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爲春秋（指孔子）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按：贊，助也。^⑤徐彥春秋公羊傳疏何休序下「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⑥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范寧序題下「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按楊疏蓋根據風俗通通義者，勛自序云「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故名。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子部雜家類四。⑤鄭康成鄭玄之字已見頁19注(23)引語今見陸德如經典釋文序錄仲弓冉雍之字孔子弟子在孔門中以德行著傳見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⑥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永平中舉孝廉累官司徒安帝初以災異免傳見後漢書卷七十四引語見防本傳。⑦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清初秀水人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與修明史後入直內廷引疾罷歸工古文詩與王漁洋齊名又好爲詞著有曝書亭全集經義考明詩綜詞綜日下舊聞等書傳見阮元清史文苑傳卷上按經義考三百卷內「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錄無書蓋未竟之作今存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目錄類一。⑧子木商瞿字子開漆雕開字子與曾參字子賈端木賜字子貢名損言游字子游有若孔子家語云字有仲弓已見注19均孔子弟子傳見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⑨孺悲傳士喪禮見禮記雜記已見頁2注(15)。

韓非子言八儒有顏氏；孔門弟子顏氏有八，未必卽是子淵。⑩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漢志儒家，今亡。⑪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⑫然則坊記表記緇衣之「子言之」「子曰」或卽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

論語一條。後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無疑矣。諸篇引易、書、詩、春秋，皆可取證古義。劉瓛以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沈約以樂記取公孫尼子，或卽入儒之公孫氏歟？曾子十八篇，漢志列儒家，今存十篇於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弟一，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曾子大孝弟四，曾子事父母弟五，曾子制言上弟六，曾子制言中弟七，曾子制言下弟八，曾子疾病弟九，曾子天員弟十。中引經義，皆極純正。天員篇尤足見大賢之學無不通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據曾子說，謂員謂方，謂其道，非謂其形。方員同積，員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爲天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與地球之說合。周髀算經黃帝內經皆言地員，非發自西人也。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除顏回外，尚有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七人，故云顏氏有

八子淵頤回之字。①子思二十三篇列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清末黃以周曾輯有子思子。②見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爲南北朝時著名之文學家。仕宋及齊，累官司徒左長史。梁武帝時，爲尚書僕射，遷尚書令。卒諡隱。著有晉書、宋書、齊紀、梁武紀、選言、證例、宋文章志及文集百卷。傳見宋書卷一百自序、梁書卷十三、南史卷五十七。中庸表記、坊記、編衣，皆今小戴禮記中篇名，篇次爲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第三十三。③禮記坊記「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遺，可謂孝矣。』」④孔穎達禮記正義編衣篇題下云：「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博通五經。拜彭城郡丞，遷會稽。當世稱爲大儒。諡貞簡先生。有文集。傳見南齊書卷三十九及南史卷五十。公孫尼子，漢志以爲係孔子弟子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似孔子弟子。書計二十八篇，今亡。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一卷。⑤見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語。樂記爲禮記之第十九篇。⑥大戴禮記本八十五篇，後亡失四十六篇，今存三十九篇，爲卷十三。西漢戴德撰。西漢禮學本有大小戴之分，總爲大戴，聖爲小戴；今十三經中之禮記卽小戴禮記也。清孔廣森有大戴禮記補注，可參考。⑦員卽圓字。⑧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上首謂動物，下首謂植物……圓形動，故動物象之；方形靜，故植物象之。」掙卽掩字，覆蓋也，見荀子富國篇注。⑨周髀算經二卷，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其撰著者姓氏已不可考。其中如「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

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等語，頗含有地圓之理。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天算類一。④黃帝內經，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著錄爲十八卷。皇甫謐甲乙經序云「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王水內經素問序「內經十八卷，素問卽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通其數焉。」按素問爲黃帝內經之一部分，目錄學者絕無疑義；至其他一部分，是否爲鍼經或靈樞，學者頗有異辭，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醫家類一。至撰著者指爲黃帝，其爲依託，更爲顯然。其中如「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等語，似亦頗含有地圓之義。

史記儒林傳曰：「孟子、荀卿①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②今考其書，實於春秋之學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③「其義則邱竊取」④之類，皆微言大義。惜孟子春秋之學不傳。羣輔錄云樂正氏傳春秋，不知卽孟子弟子樂正克⑤否。其學亦無可考。惟荀卿傳經之功甚鉅。釋文序錄⑥毛詩，一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⑦則毛詩爲

荀子所傳。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之門人。」^④魯詩出於申公。^⑤則魯詩亦荀子所傳。韓詩今存外傳，^⑥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則韓詩亦與荀子合。序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則左氏春秋，荀子所傳。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⑦申公爲荀卿再傳弟子，則穀梁春秋亦荀子所傳。大戴曾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⑧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荀子禮論、樂論篇^⑨文，則二戴之禮亦荀子所傳。劉向稱荀卿善爲易，其義略見非相、大略二篇。^⑩是荀子能傳易、詩、禮、樂、春秋，漢初傳其學者極盛。^⑪

①荀卿名况，一稱孫卿，著有荀子三十二篇，爲戰國末儒家之著名者，與孟子並稱，傳見史記卷七十
四。②趙岐字邵卿，初名嘉，號臺卿，京兆長陵人。仕州郡。性廉直，以迂官，避禍變姓名，賣餅北海市。
後徵拜議郎，擢太常。曾撰孟子章句，今十三經注中孟子卽用其注。傳見後漢書卷九十四。引語見孟

子題辭。按題辭卽序文也。③語見孟子滕文公下。原文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④語見孟子離婁下。原文云：「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邱竊取之矣。」⑤孟子梁惠王下趙岐注：「樂正，姓也；……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克

樂正子名也。」⑥釋文序錄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之序錄，已見頁23注(4)。⑦按此語係依據

陸瓊毛詩艸木蟲魚疏，已詳頁35注(11)。⑧楚元王傳見漢書卷三十六。原書「同」作「俱」，無

「之」字。「人」下有「也」字，稍異。漢書注「白生，魯國奄里人。浮邱伯，秦時儒生。」⑨史記卷

百二十一儒林傳「中公者，魯人也；……獨以特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按漢時詩今

文學凡三家：曰魯詩，出於魯人申公；曰齊詩，出於齊人轅固生；曰韓詩，出於燕人韓嬰。⑩韓詩，韓嬰

所創。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韓生者，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

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六藝略「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

今內傳已亡，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會輯有一卷；外傳尙存，分爲十卷。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經部詩類二。⑪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⑫大戴卽大戴禮記，爲漢時戴德所傳，稱爲大戴

所以別於傳小戴禮記之戴聖。曾子立事篇爲大戴記之第四十九篇。又修身爲荀子之第二篇，大略

爲第二十七篇。⑤小戴卽小戴禮記，今簡稱禮記，爲漢時戴聖所傳，稱爲小戴，所以別於傳大戴禮記之戴德。樂記爲禮記之第十九篇，三年間爲第三十八篇，鄉飲酒爲第四十五篇。又禮論樂論爲荀子之第十九第二十篇。⑥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漢楚元王之四世孫。治穀梁春秋。初爲諫大夫，數上封事，痛論外戚專擅之禍。元帝時，爲中壘校尉。嘗校書天祿閣，著有別錄。又撰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書。傳見漢書卷三十六。又非相爲荀子之第五篇，大略爲第二十七篇。皮語蓋本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⑦按此段敘述荀子傳經，係根據清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又胡元儀郇卿別傳及郇卿別傳考異二文，較汪著更詳。王先謙荀子集解卷首均載錄，可參考。

五三六經載籍

見司馬相如封禪書，五三謂五帝三王。

①定自尼山

②七十二子

③支流，分於戰國。

馯臂子弓之傳易，實授蘭陵。

荀子書稱仲尼子弓，或卽傳易之馯臂子弓。

④高行孟仲之言詩。

傳毛詩之高行子孟仲子當卽

孟子書所載者。

或師鄒嶧。

⑤王制在赧王之後，說本鄭君。

⑥周官爲六國之書，論原何氏。

⑦凡今古學⑧之兩大派，皆魯東家之三四傳。

王制爲今學大宗，周官爲古學大宗。鄒君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爲殿制，周官

爲周制，調停其說。

⑨雖云枝葉扶疏，實亦波瀾莫二。是以文侯貴顯，能言大學明堂，蒙吏

荒唐，解道詩書禮樂。⊕秦廷議禮，援天子七廟之文；見秦始皇本紀⊙汲冢紀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由祖龍肆虐，博士尙守遺書。⊕獲麟成編，西河能傳舊史。⊕當時環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嶇戎馬之間，展轉縱橫之際，惜年代緜邈，⊕姓氏湮淪，如公羊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魯子、高子六人，⊕穀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獨抱遺經，有功後學者。

○史記卷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封禪書「五三六經載籍之傳。」司馬貞索隱「五，五帝也；三，三王也。」○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乾（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

張守節正義「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卽此也。」按尼山卽尼丘山之省文，此以爲孔子之代辭。○又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按七十二子指孔子高足弟子。○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自魯商瞿

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按弓，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作弘，且謂係商

瞿弟子，與漢書微異。又史記卷七十四荀卿列傳「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

荀卿廢，遂家蘭陵。」張守節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按此文以蘭陵爲荀

喻之代辭。又荀子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但注語以荀子書所稱之子弓即傅易之子弓，恐係揣測之辭。⑤高行子孟仲子相傳爲傅毛詩者，已見頁35注(10)及(11)。史記卷七十四孟子列傳「孟柯，鄒人也。」按鄒山一稱嶧山，又名鄒嶧山，又名邾嶧山，在今山東鄒縣東南。此文蓋以鄒嶧爲孟子之代辭。又孟子書中引詩頗多，故皮以傅毛詩之孟仲子即孟子。又孟子告子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故皮以傅毛詩之高行子即高子。按此二說，皆係揣測之辭，不能據爲確證。⑥孔穎達禮記正義王制引鄭玄答臨頌難禮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按王制爲小戴禮記之第五篇，鄭君即鄭玄。⑦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周禮與廢「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按周官本周禮舊稱，何氏指何休。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累官諫議大夫。精研六經，善歷算。尤好公羊春秋，作春秋公羊解詁，卓思不闕門者十七年。又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等書，爲東漢時著名之經今文學者。傳見後漢書卷百〇九下儒林傳。⑧經學在漢時，有今文學古文學之不同。其初源於經書書寫字體之各異，但其後學統宗派及其他經學上一切問題均隨之而立於對峙之地位。詳可參考廖平今古學考，周子同經今古文學及本書序文。⑨禮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又周禮夏官司徒「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按二說不同，鄭玄調停其說，以王制爲殷制，周禮爲周制，故其

注王制云：「此地殷所因夏商三等之制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皮著禮經通論有「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一段，可參考。

①文侯，魏文侯也，曾撰孝經傳，已見頁26注(9)。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魏文侯孝經傳一卷，於「宗祀文王於明堂」句下輯云：「大學，中學，明堂之地也。」大學，中學也……「明堂在國之陽。」按文侯貴爲諸侯，故云貴顯；其所作孝經傳，詳釋大學明堂，故云能言大學明堂。

②蒙吏指莊子。史記卷六十三莊子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又莊子天下篇：「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故皮云「蒙吏荒唐。」又天下篇：「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故皮云「解道詩書禮樂。」

③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不軼毀。』」按天子七廟見禮記王制。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④汲冢

紀年卽竹書紀年。據晉書卷五十一東晉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家，得古書七十五篇，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按今所存竹書紀年二卷，係後人僞託，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編年類及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又史記卷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按紀年係編年體，與春秋同，故云。⑤祖龍指秦始皇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瀛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裴駰集解「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又肆虐指秦始皇三十五年焚書，三十六年坑儒，詳可參考本紀。博士秦官，秦焚書後，博士伏勝藏書，至漢，以傳朝錯，即博士尙守遺書之一例，詳可參考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⑥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西狩獲麟，曰：『吾（孔子自謂）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教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張守節正義「西河今汾州也。」又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相傳孔子感於麟之死而春秋因以絕筆，故云「獲麟成編。」西河指子夏，言子夏傳其學，而漢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亦皆源於子夏也。⑦環堵之十，言貧士也。禮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鄭玄注「五版爲堵。」孔頴達正義「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⑧縣遷，廣遠遷，見文選吳郡賦注。晉「一」，「一」，係雙聲聯縣詞。⑨公羊傳引子沈子之言，詳見隱公十一年、莊公十一年及定公元年傳文。引子司馬子

之言，詳見莊公三十年傳文。引子北宮子之言，詳見哀公四年傳文。引魯子之言頗多，詳見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傳文。引高子之言，見文公四年傳文。按皮云六人，而僅舉五子，蓋遺子女子一人。公羊傳引子女子之言，見閔公元年。六子蓋皆傳授公羊之經師，其詳今已不能考見。④穀梁傳引沈子之言，詳見定公元年傳文。引尸子之言詳見隱公五年傳文；尸子或以爲卽尸佼。

墨子之引書傳，每異孔門；①呂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②其時九流③競勝，諸子爭鳴；雖有古籍留遺，並非尼山手訂。引書間出百篇之外，引詩或在三千之中，但可臚④爲異聞，不當執證經義。萬章之問井廩，難補舜典逸文；⑤鄭君之注南風，不取尸子雜說。⑥誣伊尹以嬰戮，⑦據周公之出奔，⑧疑皆處士橫議⑨之詞，流俗傳聞之誤。雖魏史出安釐之世，⑩蒙恬見未焚之書，⑪而義異常經，說難憑信。此其授受，本別參商；⑫惜乎辭闕，未經鄒孟。⑬宜有別裁之識，乃無泥古之譏。竹書所云：魏曲四，益千敬位，太甲殺伊尹，與成耶蒙之說何異？⑭蒙恬言周公奔楚，亦駁國人之說。恬非經師，憑古，不足信也。

○墨子引逸書頗多，如尚賢中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今湯誓即無此文，故皮云每異孔門也。

○呂不韋集門客成呂氏春秋二十六篇，雖名春秋，但與孔子之魯史春秋體制不同，故皮云本殊周制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分諸子爲（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稱爲九流。

○臚敍也，見爾雅釋言。敍爲次敍之意。臚音力又。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廬，捐階，轉體焚廬，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謾蓋都君成我積，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惟悅。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按舜典今逸，僞古文尚書分堯典之一部分稱爲舜典，不合。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孔穎達正義「案聖證論引尸子……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僞竹書紀年卷上，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按太甲殺伊尹，不見於正史。

○史記卷八十八蒙恬列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

楚。」按周公奔楚不見於尚書。④「處士橫議。」語見孟子滕文公下。趙岐注「布衣處士游說以

干諸侯。」⑤竹書紀年本魏國之史書，故云魏史。是書終於安釐王之二十年，故云出安釐之世。晉

書卷五十一東晉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

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

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按此係指伊尹被殺事。⑥蒙恬，秦將，後被二世所害，傳見史記卷八

十八。恬生當始皇之時，值焚書之事，當能見未焚之書。按此係指蒙恬言周公奔楚事。⑦參商本二

星名。參居西方，商居東方，相背而出，永不相見。此以喻兩說之參差不同也。按此二語本孔廣森戴氏

遺書序原文。⑧鄒孟指孟子；孟子，鄒人，故云鄒孟。⑨泥，滯也，見漢書藝文志注。泥古言拘於古而

不知化也。泥音ㄋㄧˊ。⑩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按今

本竹書紀年無此語。晉書卷五十一東晉傳引紀年云「益干啓位，啓殺之。」按今本竹書紀年亦無

此語。太甲殺伊尹已見上頁注(7)。咸丘蒙，孟子弟子。孟子萬章上「咸丘蒙問曰：『……舜南面即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憂。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

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按皮云竹書所記，皆齊東野

人之言之類，故謂與咸丘蒙之說無異。

秦政晚謬，乃致燔燒；^①漢高宏規，未遑庠序。^②而叔孫生、伏生皆博士故官，

③杜田生、申公亦先朝舊學；^④摭拾秦灰之後，寶藏漢壁之先；^⑤豈但禮器歸陳，

⑥弦歌懷魯？^⑦劉歆移太常博士書^⑧曰：「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

之時，乃除挾書之律。^⑨然公卿大臣絳灌^⑩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

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⑪尙書初出於屋壁，^⑫朽折散絕，今其書見

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

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⑬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⑭後得，博士集

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⑮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

於全經，固已遠矣。」案歆欲興古文，故極詆今學，^⑯所說不無過當，而亦可見漢

初傳經之苦心。

○秦始皇名政，故云秦政。燔燒指始皇二十五年焚書事，詳可參考史記卷六始皇本紀。○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按皮語本此。漢高指漢高祖劉邦。○叔孫生即叔孫通。史記卷九十九叔孫通傳「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拜爲博士。」又伏生名勝。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杜田生即漢初傳易之田何。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申公於漢初言魯詩，已見頁42注(9)。○相傳古文尙書及逸禮等均於漢武帝時發壁藏得之。漢書卷三十六劉歆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漢書藝文志略同。○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史記儒林傳「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劉歆已見頁24注(10)。太常博士，本秦官，漢仍之。當時欲立經古文學如古文尙書、逸禮、左傳等於學官，主今文學之博士拒之，故因移書責讓之。詳可參考漢書卷三十六劉歆本傳。又昭明文選卷四十三亦選載。○秦始皇三十四年，用李斯之言，禁民間藏書。史記卷六始皇本紀「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

雜燒之。」至漢孝惠帝時始除此令。①絳絳侯周勃也，傳見史記卷五十七及前漢書卷四十。灌頤陰侯灌嬰也，傳見史記卷九十五及前漢書卷四十一。按二人皆漢初以戰功封爵者。②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朝錯卽晁錯。③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故劉言初出屋壁也。④賈生卽賈誼，雒陽人，爲漢文帝時著名儒者。曾爲長沙王太傅及梁王太傅，故稱賈太傅或賈長沙。卒年僅三十三，以年少，故又稱賈生。著有新書，今存。傳見史記卷八十四及前漢書卷四十八。⑤秦誓尙書中之一篇，但今古文尙書所傳之秦誓，係東晉時偽造。⑥史記漢書儒林傳載武帝詔語，皆僅有「禮壞樂崩，朕甚懼焉」八字，無「書缺簡脫」四字，故近代經今文學者每以爲此四字係劉歆故意竄入，以爲主張經古文學之地步。詳可參考康有爲偽經考卷三漢書藝文志辨偽。⑦古文卽經古文學，今學卽經今文學。

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爲經。如釋家以佛所說爲經，禪師所說

爲律論也。○易之繫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而史記稱繫辭爲傳，○以繫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喪服傳，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於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爲傳；漢人引論語多稱傳。孝經雖名爲經，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漢人以樂經亡，但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後增論語爲六，又增孝經爲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皆不知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爲經也。易之繫辭即卦爻辭；今之繫辭乃繫辭傳，蓋商瞿諸人所作，故其中明引子曰。釋文，王肅本有傳字。史記引繫辭，謂之易大傳。

○佛教有所謂三藏，卽經藏、律藏、論藏。經爲佛所說，論爲菩薩所著，所以闡明佛義。律記戒規儀式，爲僧人所守。又禪師爲佛教徒之尊稱。○史記卷百三十自序引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語，稱爲易大傳。○三禮，周禮、儀禮及小戴禮記也；三傳，左氏傳、公羊傳及穀梁傳也。

三 經學昌明時代

史記儒林傳曰：「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申公傳曰：「申公者，魯人也。……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轅固生傳曰：「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韓嬰傳曰：「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傳言詩，止有魯、齊、韓

三家，而無毛詩。^⑤伏生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⑥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⑦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傳言尙書，止有伏生；雖及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國作傳。^⑧高堂生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⑨高堂生能言之。」傳言禮，止有儀禮，而無周官。^⑩田何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⑪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傳言易，止有楊何，而無費氏古文。^⑫董仲舒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於五世^⑬

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傳曰：「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爲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傳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穀梁，而不言左氏。史遷當時，蓋未有毛詩，古文尙書、周官、左氏諸古文家也。經學至漢武始昌明，而漢武時之經學爲最純正。

○今上指漢武帝。

○趙綰，代人；王臧，蘭陵人；皆嘗受魯詩於申公，請武帝立明堂以朝諸侯。後因不

悅於竇太后，下獄自殺。詳見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申公傳。○鄉，向之借字。荀子仲尼篇注「鄉

讀爲向。」○掌故，漢太常官屬，掌故事者。○毛詩始見於漢書儒林傳。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

爲河間獻王博士。」後漢書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隋書經籍志「漢初趙人毛萇善

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按詩有今古文之分，魯齊韓三家爲今文，毛詩爲古文。

○今文尙書二十九篇，爲堯典一（連慎微以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

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泰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

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

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按伏生口傳本僅二十八篇，合後得之秦誓，始爲二十九篇。④逸書卽古文尙書，共十六篇，爲舜典

一（別有舜典，非東晉梅賾所分），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秦稷五（別有秦稷），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

⑤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

得十六篇。」亦不言孔安國作傳。言安國作傳者，始於釋文及隋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安國又

受詔爲古文尙書傳。」隋書經籍志「安國又爲五十八篇（合今古文尙書而言）作傳。」按尙書

有今古文之分，伏生所傳爲今文，孔氏所得爲古文。⑥士禮卽今儀禮。⑦周官卽今周禮。周禮之

發現，不見於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唯漢書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周官……之屬。」其後陸德明經典釋文及隋書經籍志始詳言其發現之經過。按禮有

今古文之分，士禮爲今文，而周官爲古文。⑧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

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按自

孔子至田何，適爲六傳。又漢書儒林傳「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

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傳授雖亦爲六世，但次第姓名稍有不同。

⑤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又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隋書經籍志「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按易有今古文之分，楊何爲今文易，費氏爲古文易。⑥五世指漢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及武帝也。⑦春秋有今古文學之分，公羊、穀梁爲今文，左傳爲古文，但近并有疑穀梁亦爲古文者。左氏傳之來源，漢書藝文志言之頗詳。志云「丘明（左丘明）恐弟子（孔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指春秋）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至左氏傳之發現，各說不同；王充論衡案書篇以爲出於孔壁，許慎說文解字序以爲張蒼所獻，漢書劉歆傳以爲本藏於祕府，爲劉歆所發見。

困學紀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五經列於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

今併詩爲五也。」^④案史記儒林傳，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詩一經矣。特至武帝，五經博士始備。此昌明經學一大事，而史記不載，但云：「武安侯田蚡^⑤爲丞相，絀黃老^⑥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⑦此漢世明經取士之盛典，亦後世明經取士之權輿。^⑧史稱之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⑨方苞謂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誘以利祿，儒之途通而其道亡。^⑩案方氏持論雖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師，如漢武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⑪已屬曠世一見之事。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古今選舉人才之法，至此一變，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①一經博士，今本後漢書一誤作五。②建元爲漢武帝第一年號，計六年，當紀元前一四〇年至一

三三年。建元五年當紀元前一三二年。③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

……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資，……後爲博士，論石渠。……由

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按武帝所立之歐陽尙書，卽歐陽生也。④漢書儒林傳「孟卿……授后

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按禮后，后卽后倉。⑤引語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

「經說。」困學紀聞已見頁17注(8)。⑥田蚡，孝景后同母弟，嘗爲丞相，用儒術，封爲武安侯。傳見

史記卷百〇七及前漢書卷五十二。⑦黃老相傳爲黃帝與老子，但近人夏曾佑中國歷史第二篇

「黃老之疑義」疑黃爲黃子，卽司馬談之師，爲漢初之習道家言者。⑧此段見史記儒林傳，但頗

多刪節。⑨爾雅釋詁「權輿，始也。」⑩語見漢書儒林傳。⑪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桐城人。康

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論學宗宋儒，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望溪全集。傳可參考

錢儀吉碑傳集卷二十五。望溪文集書儒林傳後云：「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

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

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中判矣。」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

……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又書儒林傳後云：「由弘以前，儒之道

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按度所引方說，蓋約此二文。⑤史記儒林傳

「綰（趙綰）臧（王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

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劉歆稱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⑥自建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儒林傳：書、禮、易、春秋四經，各止一家；惟詩之魯、齊、韓，則漢初已分。申公、轅固、韓嬰，漢初已皆爲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學非一師，詩分立魯、齊、韓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後五經博士分爲十四：易立施、孟、梁邱、京四博士；⑦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博士；⑧詩立魯、齊、韓三博士；禮立大小戴二博士；⑨春秋立嚴、顏二博士；⑩共爲十四。後漢儒林傳云：「詩，齊、魯、韓、毛。」則不止十四，而數共十五矣。儒林傳明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是漢時毛詩不立學。日知錄⑪以爲衍一「毛」字，⑫考訂甚確。漢人治經，各守家法，⑬博

士教授，專主一家。而諸家中，惟魯、齊、韓詩本不同師，必應分立；若施讎、孟喜、梁邱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后倉、嚴彭祖、顏安樂同師，眭孟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顯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語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書載漢書卷三十六劉歆本傳。

○易今文學分四家：一施讎，二孟喜，

三梁丘賀，四京房，詳見漢書儒林傳。

○書今文學分三家：一歐陽生，已見頁61注(3)；二大夏侯，夏

侯勝；三小夏侯，夏侯建，詳見漢書儒林傳。

○禮今文學分三家：一大戴，戴德，二小戴，戴聖；三慶氏，慶

普。慶氏不立於學官，故僅有大小戴二家。詳見漢書儒林傳。

○春秋公羊傳係今文學，分二家：一嚴

彭祖，二顏安樂，詳見漢書儒林傳。

○日知錄三十二卷，明末顧炎武撰。炎武爲清代考證學之始祖，

是書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之所注也。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見日知錄

卷二十六「史文衍字」條。

○西漢經學有所謂家法，卽師弟傳授專守一家之學之謂。

○田王

孫，碭人，治易，爲田何之再傳弟子。田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見漢書儒林傳。

①漢書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

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

②漢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蒼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

③公羊春秋由董仲舒授，贏公、贏公授

眭孟，孟授嚴彭祖、顏安樂，詳見漢書儒林傳及漢書卷七十五眭孟傳。

④顧與專同，見漢書賈捐之

傳注。

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母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師法之嚴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則有不可解者。漢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獨守遺經，不參異說，法至善也。書傳於伏生，伏生傳歐陽，立歐陽已足矣。二夏侯出張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學同，不必別立；其學不同，是背師說，尤不應別立也。試舉書之二事證之。伏生大傳以大麓爲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記以爲山林，用歐陽說；○漢書于定國傳以爲大錄，用大夏侯說；○是大夏侯背師說矣。伏生大傳以孟侯爲迎侯，○白虎通朝聘篇用之；○而漢書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

孟侯^②用小夏侯說；是小夏侯背師說矣。小夏侯乃大夏侯從子，從之受學，而謂大夏侯疏略難應敵；大夏侯亦謂小夏侯破碎大道。^③是小夏侯求異於大夏侯，大夏侯又求異於歐陽。不守師傳，法當嚴禁，而反爲之分立博士，非所謂「大道多歧亡羊^④」者乎？史記云：「言易者本於楊何^⑤。」立易，楊已足矣；施、孟、梁、邱師田王孫，三人學同，何分類門學如不同，必有背師說者。乃明知孟喜改師法，不用，後又爲立博士^⑥，此何說也？京房受易焦延壽而託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爲非，而亦爲立博士^⑦，又何說也？施、孟、梁、邱，今不可考，惟京氏猶存其略。^⑧飛伏、世應^⑨，多近術數，是皆立所不當立者。二戴、嚴、顏，不當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尙書大傳相傳爲伏生作，今存四卷，補遺一卷，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書類二附錄。陳壽祺有尙書大傳輯校，見續清經解卷三五四至三五六，較完善。大傳唐傳堯典云：「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按訓麓爲山麓。○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又「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按此亦

訓說爲山說，與大傳同。③漢書卷七十一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按此引用尙書，訓說爲錄，以大說爲大錄，與大傳不同。清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考儒林傳，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據文帝報定國書，有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語，是用大夏侯說可知。」④尙書康誥「王者曰孟侯，朕其弟。」伏生尙書大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鄭玄注「孟，迎也。」按大傳以孟侯指成王。⑤白虎通爲白虎通義之省文，或稱爲白虎通論。計四卷，漢班固撰，今存。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章帝建初四年當紀元七九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二白虎通朝聘篇云「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白虎通即用尙書大傳說。⑥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顏師古王莽傳注「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清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誼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也……固之從祖班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尙書，固世修其業，當亦習小夏侯之學也。」⑦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建

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
④ 偽列子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又「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⑤ 史記儒林傳「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⑥ 漢書儒林傳「喜（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

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田王孫）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又本傳傳贊「至孝宜世，復立……施孟、梁丘易。」據此，則孟氏易與施氏梁丘氏易同時立爲博士。
⑦ 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光）不肯，皆曰：『非也。』」又本傳傳贊「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按翟

牧白光皆孟喜之弟子。
⑧ 隋書經籍志「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今施孟

梁丘易均亡，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施氏章句一卷，孟氏章句二卷，梁丘氏章句一卷；黃

爽漢學堂叢書輯有孟喜易章句。至京房易，除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及漢學堂

叢書輯有京房易章句外，今尚存京氏易傳三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歸入子部術數類，云：「其書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⑤飛伏言卦之見否；朱子發云：「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飛，方來也；伏，既往也。」世應言卦爻之相應；京房易積算法云：「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六世八純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易乾鑿度云：「三畫成乾，六畫成卦。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易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按飛伏世應皆京房說易之術，其詳不甚可考。清惠棟著易漢學，其四爲京房易，有專釋飛伏世應二章，可參考。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廢也，寧過而存之。」漢書儒林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

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一案二說於漢立博士，敘述略同，施孟梁邱先後少異。劉歆欲立古文諸經，故以增置博士爲例；然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強詞飾說，宜博士不肯置對也。博士於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於歆所議立，力爭不聽。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尙不若古文乖異之甚。然防微杜漸，當時已少深慮。范升謂：「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⁷⁾據范氏說，可見漢時之爭請立學者，所見甚陋，各懷其私。一家增置，餘家怨望；有深慮者，當豫絕其萌，而不可輕開其端矣。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⁸⁾王莽劉歆所爲，尤不足論。光武興，皆罷之。此數經，終漢世不立。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後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如趙氏言，則漢初四

經已立學矣。後世以此四經並列爲十三經，或卽趙氏之言啓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④未有進者。」既云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漢人皆無此說，惟劉歆移博士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趙氏此說當卽本於劉歆，恐非實錄。

①已見頁52注(8)。

②罔卽網之借字。

③漢書卷三十六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

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④西漢時，

春秋除今文之公羊、穀梁、夾之傳外，尚有瞿氏、夾氏二家。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瞿、夾之傳，四家之中……瞿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則鄒、夾、漢時已不傳矣。⑤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少通論語、孝經、長習梁丘易、老子。拜議郎，遷博士。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爲後

漢之著名經今文學者。當光武帝建武間，與經古文學者韓歆、許淑、陳元等辨難頗烈。傳見後漢書卷

六十六。引語見升本傳。

⑥語本漢書儒林傳傳贊。

⑦具官猶語僅備官額而已。漢書儒林傳注云：

「具官謂備員而已。」

劉歆移博士書又曰：「魯共王得古文，逸禮有二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

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而詆博士「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

傳春秋。」案此乃前漢經師不信古文之明證也。以尙書爲備，卽王充論衡云：

「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曰疑北斗與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

十九是也。」○尙書百篇，其序略見史記；○伏生傳篇止二十九，漢人以爲卽此

已足，故有配斗與二十八宿之說。若逸書十六篇，其目見於馬鄭所傳，絕無師說。

○馬鄭本出杜林，傳未知卽劉歆所云孔壁古文否？傳僞孔篇目，與馬鄭又不符，

其僞更不待辨。○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卽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傳是也。釋文序錄，左邱明作傳授曾申，邈傳至張蒼實誼，傳授

出之說，漢人所未見也。史記稱左氏春秋，不稱春秋左氏傳。傳蓋如晏子春秋傳呂氏春秋

傳之類，別爲一書，不依傍聖經。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

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據歆傳，

劉歆以前，左氏傳文本不解經，故博士以爲左氏不傳春秋。近人劉逢祿以爲左氏凡例書法皆劉歆竄入者，^⑤由史漢之說推之也。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據此，則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禮、尚書，并有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明見藝文志。^⑥志於禮但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當作十七篇，即今儀禮。記百三十一篇，無禮記而今之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⑦志云禮記，即禮古經與記。儀禮有今古文之別，鄭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鄭以古論語校魯論，見經典釋文，云：「魯讀某爲某，今從古。」孝經古孔氏，許慎嘗遣子冲上說文，並上其古文說。^⑧桓譚新論以爲今異者四百餘字。^⑨其書亡不可考。隋劉炫僞作古文孝經，唐宋人多惑之。^⑩淺人但見古文二字，卽爲所震，不敢置議，不知前漢經師並不信古文也。

①見論衡卷二十八正說篇第八十一。

②書序相傳爲孔子作，但其真僞，學者間爭辨殊烈，而以後

人依託爲之之說爲可信。其見於史記者，如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秦本紀、魯世家、晉世家等篇，頗多有之。殷本紀云：伊尹「入自北門，見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卽其一例。但近人以爲史記中此種書序，均係割歆所竄入，不足信；詳可參考崔適史記探原卷一「書序」條。◎隋書經籍志「後漢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孔安國）舊本自餘絕無師說。」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按逸書十六篇篇目已見頁58注（7）。◎杜林字伯山，後漢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光武時，爲侍御史，官至大司空。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爲東漢初年之著名經古文學者。傳見後漢書卷五十七。◎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東晉梅賾獻「僞孔安國古文尙書」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鬲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上七，太甲中八，太甲下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上十一，說命中十二，說命下十三，秦誓上十四，秦誓中十五，秦誓下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問命二十五，與馬鄭所傳古文尙書篇目不同。考證僞孔尙書者，清閔若璩著有古文尙書疏證，惠棟著有古文尙書考，可參

考。①語係范升與韓歆辨難之言，見後漢書卷六十六范升傳。②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左丘

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况。况

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③史記卷四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孔子

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春秋）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按史記此文，

不稱爲春秋左氏傳。④晏子春秋八卷，相傳爲春秋時齊國晏嬰撰。宋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

爲之，非嬰所撰，蓋得其實。舊時目錄家列入子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改入史部傳記類。⑤呂氏春

秋，二十六卷，秦呂不韋集門客作，今存，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一。⑥劉逢祿字

申受，武進人。清嘉慶間進士官禮部主事。傳莊存與經今文學，爲復興清代經今文學之著名學者，著

有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左氏春秋考證、論語述何、劉禮部集等書。傳可參考經筵孫續碑

傳習卷七十二儒學傳二皮氏所云，蓋指左氏春秋考證一書。是書計二卷，見清經解卷一二九五至

一九二六。其上卷云「余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繼讀公羊及董子書，乃恍然

於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爲戰國時人，故其書終三家分晉而續經，乃劉歆妄作

也。」又云「凡書日之文，皆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⑦均見藝文志「六藝略」。尙書古文

經四十六卷，王先謙漢書補注云「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共四十

五篇。加孔子序一篇，爲四十六篇。故云四十六卷也。」又論語古二十一篇，班自注云：「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注：「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按今論語二十篇，加從政一篇，爲二十一篇。又孝經古孔氏一篇，班自注云：「二十二章。」顏師古注：「劉向云古文字也。」
④禮記係泛指小戴禮記及大戴禮記。相傳二書無今古文之分，但近人廖平撰兩戴記章句凡例，以爲二書混淆今古文學，因別而出之，見四益館經學叢書。
⑤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五末附遺其子冲上說文書云：「慎博聞通人……作說文解字……今慎已病，遣臣蕭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
⑥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光武時，拜議郎，旋與帝意不合，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爲東漢初著名學者。其治經，亦好古文學。著有新論十七卷，見隋書經籍志，今亡。譚傳見後漢書卷五十八。漢書藝文志「六藝略」顏師古注引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⑦隋書經籍志「又有古文孝經……孔安國爲之傳……亡於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劼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職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清盛大士爲丁晏作孝經徵文序，謂「是必王肅妄作……劉炫得之於王劼，劼與炫皆被欺於王肅。」按前人均以爲古文孝經孔傳爲炫僞作，盛氏丁氏則以爲係

王肅妄作。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於文字之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①世所傳熹平石經^②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③世所傳岐陽石鼓^④及說文所載古文^⑤是也。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猶今人之於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凡文字必人人盡識，方可以教初學。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⑥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爲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尙書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⑦、賈

遼^①馬融^②又遞爲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④許慎五經異義^⑤有古尙書說、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皆分別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

①漢書藝文志「是時（秦）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唐張懷瓘書斷云隸書爲秦下邳人程邈所作，蓋不可信。②後漢書卷九十下蔡邕傳「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按此卽所謂熹平石經，亦稱漢石經。熹平，靈帝年號；熹平四年，當紀元一七五年，以經刻石，故稱石經。③籀書，相傳爲周宣王太史籀所造，故名，或稱大篆，以別於秦時之小篆。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按依此二說，古文當在籀書之前，且與籀書異體，與皮說不合，不知皮氏何所依據。④石鼓凡十，作鼓形，旁刻文字，發現於唐時，相傳爲周宣王時獵碣。今存北京舊國子監，惟其一已僅餘其半。鼓之真僞及其時代，學者間爭辯頗烈，迄今尙未有定論。⑤說文以小篆爲主，如古文籀文與小篆異體，則重出古籀於下。如卷一一

部一下云「弋古文」上部旁下云「頤古文旁，頤，籀文」是也。④說文序「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⑤衛宏字敬仲，一云字次仲，東海人。光武時，議郎。治毛詩及古文尚書，爲東漢著名之古文學者。傳見後漢書卷百〇九下儒林傳。⑥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爲東漢初之著名古文學者，兼通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穀梁春秋等。永平中，獻左氏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和帝時，累官侍中，以老病乞歸。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凡百餘萬言。傳見後漢書卷六十六。⑦馬融已見頁18注(16)。⑧分道揚鑿，猶言分路而行。鑿，馬銜也；見說文。音勺一。⑨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通五經，尤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十五卷。傳見後漢書卷百〇九下儒林傳。慎著五經異義十卷，見隋書經籍志，今佚。清陳壽祺撰有五經異義疏證，輯注較備。可參考，見清經解卷一二四八至卷一二五〇。

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

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①以洪範察變，^②以春秋決獄，^③以三百五篇當諫書，^④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傳於今者，惟伏生尚書大傳，^⑤多存古禮，與王制相出入，解書義爲最古；董子春秋繁露，^⑥發明公羊三科九旨，^⑦且深於天人性命之學；韓詩僅存外傳，^⑧推演詩人之旨，足以證明古義。學者先讀三書，深思其旨，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⑨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爲劉歆所譏，則後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

○武宣，西漢孝武帝孝宣帝也。孝武在位五十四年，當紀元前一四〇至八七年。宣帝在位二五年，當紀元前七三至四九年。

○以禹貢治河，蓋指平當。漢書卷七十一平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顏師古注「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①以

洪範察變，蓋指夏侯勝。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

邑王。光讓安世，以爲世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⑧以春秋決獄，蓋指董

仲舒。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著錄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先謙補注「後書應劭傳故膠西

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

事。」按此書今佚。^⑨以三百五篇當諫書，蓋指王氏。漢書儒林傳「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

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

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問，亦得減死論。」^⑩伏生向

書大傳已見頁65注(1)。^⑪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今存。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

往兼及陰陽五行。後儒以其書未著錄於漢志，每加攻擊；然其中多一家之言，雖未必全出於仲舒，要

非後人所依託。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四。又近人康有爲著有春秋董氏學，發揮

董氏之說，可參考。^⑫公羊三科九旨已見頁31注(8)。^⑬韓詩外傳，今存，已見頁42注(10)。^⑭

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原文「義」作「字」，疑皮偶誤。

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學皆可信據。
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則以序卦、雜卦爲孔子作者非矣。云
「文王囚於羑里，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則以爲伏羲重卦，又以爲神農，以爲夏
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則二十九篇外無師傳矣。其引書義，
以大麓爲山麓，○旋機玉衡爲北斗，○文祖爲堯太祖，○丹朱爲允子朱，○二十
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實爲衍文，○殷庚作於小辛之時，○微子非告
比干箕子，○君爽爲居攝時作，○金縢在周公薨後，○文侯之命乃命晉重，○魯
公費誓初代守國，○凡此故實，具有明徵，則後人臆解尙書，變亂事實者，皆非矣。
云「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爲合韶武雅頌之音」○則朱子以爲淫人自言，
○王柏以爲雜有鄭衛者，○非矣。既云「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而又
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本魯詩，以關雎、鹿
鳴爲陳古刺今，○則毛鄭以下皆以關雎屬文王，又以爲后妃求淑女，○非矣。云

「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頌。」^①則毛鄭以爲正考父得商頌於周太師，^②非矣。云「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③則杜預以爲「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於後別出魯君子左邱明云云，^④則知邱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嘗口受傳指，荀崧以爲孔子作春秋，邱明造膝親受者，^⑤非矣。荀悅申鑒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而皆自謂真卜說。」^⑥案今古文皆述聖經，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後古文家之橫決，^⑦則有不可訓者。左氏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春秋卽孟子與乘、檮杌並稱者，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旣無其義，不必深究；而杜預據此孤證，遂以傳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⑧如此，則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夫大，孔子之功小。奪尼山之筆削，上獻先君，飾冢宰^⑨之文章，下誣後聖。

故唐時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劉知幾史通惑經，申左極詆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詳。●非聖無法，並由此等謬說啓之。孔疏云：「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以邱明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此，則杜預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陸淳曰：「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駁難極明；杜之謬說不待辨矣。若易象則伏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繫辭，故曰「易歷三聖。」而鄭衆、賈逵、馬融等皆以爲周公作文辭，或亦據韓宣子之說。●與易歷三聖不合矣。劉歆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禮一書遂巍然爲古文大宗，與今文抗衡；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且駕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除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六經皆孔子手訂，無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筆，自孟子及兩漢諸儒，皆無異辭。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足見孔

子功繼羣聖，全在春秋一書。尊孔子者，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勿惑於後起之歧說。與其信杜預之言，降孔子於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繼禹周公之功也。

①太史公書指司馬遷所著之史記。史記原名太史公，見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晉後著錄，始改今稱，故隋書經籍志即稱史記。②語見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③史記卷四周年本紀「其一（指

文王）囚羸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④語見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⑤史記卷一五

帝本紀「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又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按尚書堯典有「納於大麓」語，今文學者訓麓爲山麓，與史記說同，詳可參看頁65注（1）及（2）。⑥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用尚書堯典語，云「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伏生今文祇作旋機，歐陽尚書同，大夏侯尚書亦同；今本史記漢書之作璿璣，乃後人轉寫者改之。」尚書大傳「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按以上諸說，則史記依據今文尚書，本作旋機，訓爲北極，北極卽北斗，與今文家說合，而與古文家之作璿璣而訓爲渾天儀者不同。詳可參考陳著。⑦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用尚

書堯典語云「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又釋之曰：「文祖者，堯太祖也。」崔適史記探原卷二謂堯太祖指黃帝，與今文家說合。史記集解引鄭玄注，謂文祖係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隱引尚書緯帝命驗，謂五府係五天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皆古文說，不合。詳可參考崔著。

④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史記卷一五帝本紀本之作「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按史記以朱爲堯之嗣子丹朱，與今文家說合，而與偽孔傳訓爲「胤國子爵，丹名」者不同。

⑤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又本尚書堯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語，作「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崔適史記探原卷二謂二十二人之數，自禹至彭祖，共爲十人，加以十二牧，乃爲二十二人，與古文家馬融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合爲二十二人說不合。按史記二十二人數彭祖，與古文家不數彭祖異。

⑥尚書皋陶謨「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龔鼓合止，祝歌笙鏞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史記卷二夏本紀本之作「於是變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蕭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八字。按史記無此八字，則今本尚書之有此八字者，實因堯典文而行。

⑦史記卷三

般本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適作盤庚三篇。」按史記以盤庚三篇爲小辛時作，與盤庚連般，民不欲徙，因作盤庚三篇以告諭之之古文說不同。⑤尙書有微子一篇，史記卷三十八宋世家本之，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崔適史記探原卷五謂史記係今文說，所謂太師少師，卽周本紀之太師疵、少師彊，乃樂官名，抱樂器奔周者，與古文說以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之說不合。詳可參考崔著。⑥史記卷三十四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又尙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按二說不同，史記以君奭爲周公攝政時作，係今文說，書序以君奭爲周公還政爲師作，係古文說。詳可參考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⑦史記卷三十三周世家「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按史記以金縢在周公卒後，係今文說，與古文說謂周公避流言居東，成王開金縢而迎歸之說不合。詳可參考崔適史記探原卷五。⑧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按史記謂尙書文侯之命篇係周襄王命晉文公重耳之語，係今文說，與古文說謂文侯之命係周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不合。詳可參考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及崔適史記探原卷五。皮云晉重，卽晉侯重耳之省文。⑨史記卷三十三周世家「魯公伯禽

……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按盼誓即誓。史記謂費誓係周公未死伯禽初之國時所作，與古文說謂費誓係周公死後伯禽伐徐夷作之說不同。④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⑤

朱子即朱熹，已見頁21注（4）。熹著詩集傳二十卷，今本併爲八卷，時用鄭樵之說，攻詩序頗力。如鄭風將仲子，云：「此淫奔者之辭。」叔于田，云：「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皆與舊說不同。⑥王

柏已見頁12注（11）。柏作詩疑二卷，刪野有死麕等三十二篇，以爲係鄭衛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已削，而僅存於閔巷浮薄者之口。詳可參考詩疑卷上末數段。⑦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關雎之亂

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⑧語見史記卷四十二諸侯年表序。⑨魯詩以關雎爲周康王時

之刺詩。康王受朝，故詩人賦關雎以刺之。史記以爲「周道缺」，說本魯詩。又魯詩以鹿鳴亦爲周衰之刺詩。王道衰微，君留心聲色，設酒食嘉肴，而不能厚養賢者，故大臣賦鹿鳴以刺之。史記以爲「仁

義凌遲」，即本魯詩。詳可參考陳喬樞魯詩遺說考。⑩毛公詩故訓傳及鄭玄毛詩傳箋係古文說，

以爲關雎係周文王時詩。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又「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鄭詩譜

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周南召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

按以後說詩者，每採毛鄭之說。⑪史記卷三十八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按史記以正考父作商頌，本魯詩說。⑤毛詩序

「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鄭爲首。」鄭詩譜「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鄭爲首。」按毛鄭以正考父得商頌

於周大師，係古文說。⑥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⑦語見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⑧史記卷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摛損之文辭，不可以

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按崔適史記探原卷四云：「魯君子左丘明以下一百二十六字，皆爲劉歆之學者所竄入，當刪。」則

較皮說更爲激進矣。⑨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志操清純，雅好文學。太事中，累遷右光祿大夫，錄

尚書事。傳見晉書卷七十五。崧上疏曰：「昔周之衰，下陵上替……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

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疏見本傳。⑩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性沈靜，尤好著述。獻帝時，累遷

祕書監，侍中，撰中鑿及漢紀。傳見後漢書卷九十二。按申鑿五篇，篇爲一卷，凡五篇，引語見卷二時事

篇。皮所引有刪改。⑪橫決猶言橫流，言水之不順正道而潰決，以喻學說之旁出也。⑫杜預春秋

左傳集解序「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

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孔穎達疏引杜氏春秋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
③家宰指周公；周公曾輔相周室，故云。

④劉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以功封居巢縣子。後以事貶安州別駕。諡文。傳見唐書卷百三十二及舊唐書卷百〇二。知幾深於史學，著史通二十卷，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三篇有錄無書；外篇十卷，十三篇，爲論史之著名著作。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史評類。清浦起龍加以評注，稱史通通釋，較爲詳密。感經申左爲史通外篇第四第五篇名。感經篇言春秋簡略，其所未論者十二，而後人虛美者五。申左篇言左傳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文繁不錄，可參考原書。
⑤語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杜預集解序「其發凡以言例」句下。但「皆以」本書作「皆云」，作傳」上有「以意」二字，皮引稍有錯漏。
⑥陸淳字伯冲，唐吳郡人。後避諱，改名質。傳見唐書卷百六十八及舊唐書卷百八十九下儒學傳。淳師事啖助，友趙匡，傳其春秋之學，著有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傳辨疑十卷，開宋儒疑傳談經之風。引語見春秋集傳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第五」。
⑦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官至大司農，故或稱鄭司農，以別於宦者之鄭衆。傳見後漢書卷六十六。衆傳其父興左氏春秋之學，又兼通易詩，爲東漢初之著名古文學者。賈逵已見頁78注(8)。馬融已見頁18注(16)。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昭二年疏「先

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卜之象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又孔穎達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云：「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②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周禮典禮」云：「唯欽（劉欽）獨識……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③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④徐防已見頁37注（20）引語係防上疏中文，見後漢書卷七十五徐防本傳。^⑤孟子尊春秋之言，已見頁5注（8）及頁31注（7）。